

ALI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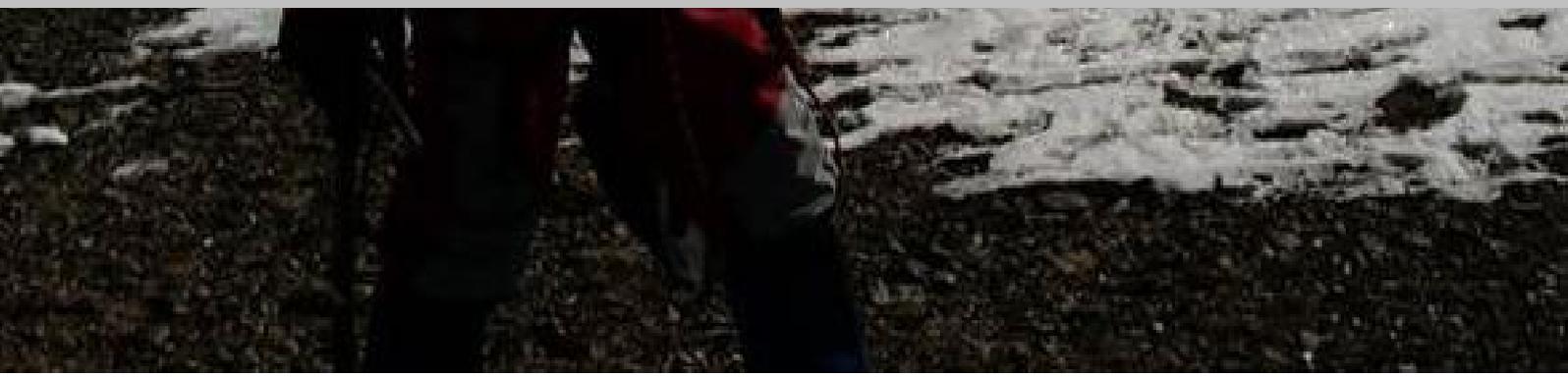
走出空气稀薄地带

老铁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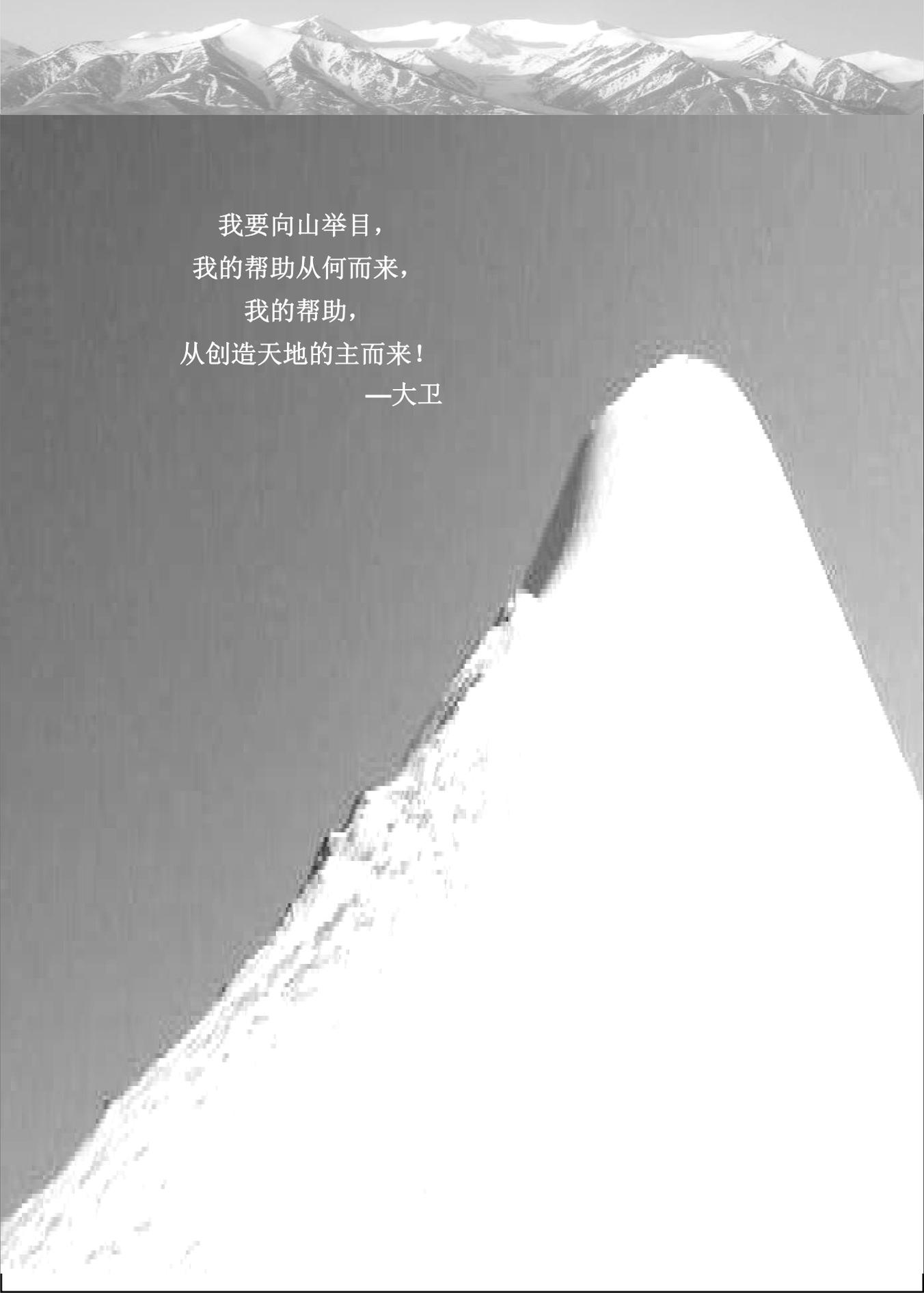


中国版“INTO THIN AIR”!!!

主人公遭遇14小时暴风雪；与大本营失去联系18小时；穿15斤重登山鞋徒步40公里；120小时没有休息。。多人讲述见证，让您亲历险情！



ALIVE FROM THIN AIR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
从创造天地的主而来！
——大卫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关心支持我的兄弟姐妹们！

也感谢在暴风雪中，冒着生命危险上山搜寻我的王升荣、王连忠、龙周、旦正才让、达瓦扎西、尼赤才让；

感谢为搜寻捐献出自己的器材的崔大姐、熊鱼汇6人行以及其他山友们；

感谢青海登山运动管理中心、格尔木市政府、格尔木市医院以及参与本次救援的武警、公安等部门；

感谢小狼，和我同甘苦、共患难！感谢你！兄弟！

感谢为我校稿的Andy、Amy。

特别感谢我太太Deborah的支持。



玉珠峰



主人公：老铁

生于吉林长白山

清华大学毕业

清华大学登山协会创始人之一

20年户外经历

曾攀登珠穆朗玛峰、格拉丹冬雪山、田海子山、玉珠峰、四姑娘山

中国登山协会攀岩教练员、裁判员



本书主人公：老铁



目录

序

关于玉珠

悲喜玉珠。 小师妹 (P10)

一封来自王升荣的信。 王升荣 (P22)

玉珠峰的“非典型”生活。 三三 (P32)

大本营营长的信。 王睿 (P45)

青海湖里的玉珠峰。 小驴儿 (P53)

那一夜的风雪。 老铁 (P70)

时间Vs事件表。 老铁 (P109)

户外装备。 老铁 (P110)

后记。 老铁 (P111)





序

生命是脆弱的，从襁褓中长大成人，已属不易。
在大自然的面前，我们都没有发言权，只有顺服，
否则，后果很简单。

本书记载了一次登山过程中发生的奇迹：两个登山者：老铁、小狼，登顶后遭遇暴风雪，迷失，然后迷路；小狼在当晚回到了大本营，老铁在无人的可可西里，度过了孤独寒冷无助的一夜。18小时后，暴风雪停止了，他却奇迹般地出现在青藏公路旁边！而五年前的同一天、同一座山峰，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夺走了5条年轻的生命！

老铁为什么能自己走出来呢？

到底是因为他身体好？还是技术强？还是有毅力？还是什么帮助了他？……

所有的一切，直到现在，还无法解释清楚。

这本书里所记载的，就是那年那天，发生在玉珠峰的故事，真实的故事。内容由当时在现场的大本营长、登山队长、登山队员、技术协作以及当事人分别写成。

事情已经过去了，有些记忆已经不那么准确，但其中的感情和感动，依然清晰如昨日。

还是请您亲自感受那一场风雪吧，感受血浓于水的友谊！感受生离死别、咫尺天涯的悲壮；感受大悲大喜的波折；感受劫后余生的彻悟！感谢神的奇妙作为。



玉珠峰

6178米



关于玉珠峰

玉珠峰又称可可赛极门峰，海拔**6178米**，是昆仑山东段最高峰，位于青海省中部，格尔木南**160公里**的昆仑山口以东**10公里**。离最近居民点纳赤台**60公里**，与格尔木市相距不到**200公里**，同昆仑山口的高差不超过**1400米**（昆仑山口海拔**4772米**），汽车可通行至**5200米**的高原面，八月份的最低雪线海拔**5600米**。其两侧矗立着众多**5000米**左右的山峰，南北坡均有现代冰川发育，地形特点南坡缓、北坡陡，其中南坡冰川末端海拔约**5100米**，北坡坡度较大，冰川延伸至**4400米**。

玉珠峰的山形地貌对于登山初学者是非常理想的。南坡路线清楚了，对攀登技术要求较低，但大本营相对较高，海拔**4800米**。同时玉珠峰南坡已被风化成馒头状山峰，坡度较缓，雪崩几乎没有。

玉珠峰北坡则相对复杂，具有冰裂缝、冰塔林、冰陡坡、刃形山脊等种种地形，特别适合大部队的登山训练活动。北坡大本营距西大滩**4公里**，海拔**4300米**，雪线**4400米**。因此登山者可以在南坡获得高海拔地区的登山经历而在北坡学到更多的冰雪技术和登山战术。

玉珠峰地区属大陆性气候，全年降雨量仅**200毫米**。然而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受高空对流气流的影响，其降雨量高出山前地带数百毫米，年平均气温零下**5度**，极端最低气温可达摄氏零下**30度**。登山季节为**4月至10月**，其中**5月份**风较大，而**7、8月份**雨水较多，因而以**6月或8月底9月初**为最佳。





5年前的那一天



昆仑山口（4767米）

2000年5月4日

来自北京和广州的两支登山队在登山途中遭遇暴风雪，5人不幸遇难。

这块碑是死者家属与中国登山协会、青海省体育局所立。

5年后的同一天，

本书主人公在暴风雪中偶遇其中两具遗体，也许是上帝冥冥中的安排吧。



悲喜玉珠
小师妹



悲喜玉珠



为你而来
“不停地追赶
理想忽隐又忽现
为生活来不及疲倦
阳光下世界多鲜艳
怎么能视而不见
我是为你而来
不在乎穿越绵绵山脉
你给我的最爱
永远在盛开
是我一生的精彩”

.....

一、偶然中的必然

2005年4月20日，酒精、小驴儿、22、33、加菲猫和我，三对夫妻报名参加参加了五一玉珠登山节。从上海网上报名到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直至最后坐在格尔木大厦的312房间正式报名、付费，总共只有十天。路途劳累，本想原地休整一天的我们，来不及喘息就被告知下午去西大滩营地进行高海拔适应。

说是营地，其实是养路段的道班。有房有床，条件比想象的好得多。营地就在青藏线的路边，紧连着一长串的小饭店，热闹得像个集散中心。马路对面是一片戈壁，戈壁的尽头就是玉珠峰。大家兴奋不已，除了我们六个老老实实在原地休息，和我们一起到营地的浙江大学登山队的7个队员，加上独自来登山的老王和理查德把行李一放，冲了出去，甚至忽略了这里是海拔4200米的高原地带。代价嘛，自然是头痛欲裂，一夜无眠。



二、初识登山

第二天早晨是上课时间，给我们上课的是高级教练老铁，人称“老铁”，对于这个“阳朔攀岩第一人”我们早有耳闻，今日算是得以一见。一大堆器械占据了整张桌子，这些东西基本都见过，大多没用过。光是介绍这些玩意儿的名称、用途、注意事项就得好一会儿。浙大的小伙子们和坐在我身边的深圳小伙子理查德，都有着全套装备，在老铁的指挥下全都穿戴整齐。一时间小屋子里充斥着金属撞击的声音，我陷入无比迷茫之中，就我这样的菜鸟，怎么想起来登山了呢？

迷茫也好，害怕也好，后悔也好……一切感受在这时都没了意义，下午，我们被送进了大本营。





三、高原之夜

大本营的海拔是5050米，由于窝在山坳里，这里的空气较同等海拔地区更加稀薄。用老铁的话说，这里的空气含氧量相当于珠峰地区海拔6400米处。

最难熬的是第一个晚上，由于水土不服，22、酒精和我腹泻不止，小驴儿多次呕吐。在室外温度低于零度的夜晚，每一次从温暖的睡袋里钻出来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衣服绝对不能穿少了，一件又一件。穿得快了头晕得不行，穿得慢了肚子又要忍不住……这个晚上我愣是反复经历了三次这样的磨难。无意中熄灭了头灯，却见星空璀璨，月光如银。一肚子的苦楚竟被这迷人夜色驱逐的无影无踪。

回到帐篷里，我喘气的声音有些夸张，但门口不时传来怪异的呼吸声更令人恐惧。是老王？加菲猫大声叫他。角落里悠悠传来老王的声音：“好着呢，就是睡不着”。也不是地铁，他正在那儿抱着脑袋“哎呀~哎呀~”的哼哼。只能是理查德了，他昨天在西大滩已经呕吐了一夜，今天晚上更是一边抱着电脑加班工作，一边没完没了的往嘴里塞着各式各样的药丸子。酒精正好第N次腹泻归来，加菲猫让他叫醒理查德，未果。理查德只能发出迷糊的嗯~的声音。酒精叫来了领队王睿，才知道可怜的理查德已经轻度昏迷了。而就在下午，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还踌躇满志地说：我所有的装备都是为了登慕士塔格准备的，这次登山对于我，不是起点就是终点。

凌晨5点左右，他被直接送往格尔木人民医院。短短十几个小时，理查德向往的登山生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后来，每天都有人半夜被送下山去，无一例外的是因为严重的高原反应。我的同情心逐渐从被送下去的山友身上转移到了半夜起床护送他们去格尔木的教练和司机身上。

四、大本营的乏味生活

早在报名的时候，我们六个由于是三对夫妻，颇受青海登山队瞩目。进了大本营，由于我们状态良好，没有明显的高原反应，居然安排我们最后一天也就是5月4日出发，给这次登山节压轴。这个消息对于我们，无异于为期四天的有期徒刑。

生活简单得令人难以接受。白天的时间还算好打发，8:30吃过早饭就四处走走，让自己适应高原行走。走累了就搬个小板凳坐在食堂门口晒太阳、聊天，这样很快能混到中午。吃过午饭，送走当天出发到C1的山友，迎来了每日必刮的例行大风。只能躲在食堂里面打牌，往往是一圈下来大家头晕眼花，低级错误曾出不穷，只得罢手。看看时间，也该到门口迎接今天登顶下撤的山友了。看着他们坐上回格尔木的车子，心里是羡慕的，妒忌的。

总算又熬到了晚饭时间，接下来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天完全暗下来，风越来越大，帐篷里没有凳子，要不站着，要不躺着，但是不能睡着。水肯定是不能再喝了，必须避免不必要的排泄。一般来说，在这样的海拔，晚上最多只有4小时的睡眠。如果过早入睡，势必会睁大双眼，在黑暗中等待黎明。

当然，大本营的生活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小驴儿和我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2日的晚上，小狼教练还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精彩的课，内容是介绍登山过程中常见的危险情况及其避免方法。





五、整装待发

日历又翻过一页。

到了3日的晚上，大本营里除了工作人员就只剩下我们六个了。从食堂搬了六个小凳子回帐篷，好心的厨师周峰给了我们3瓶热水。我们终于可以洗一把热水脸，烫一下脚，享受一下简单的幸福。

这是个奇怪的夜晚，一丝风也没有。突然想起下午小狼告诉我，晚上风刮的越大，第二天的天气越好。要是不刮风，天气就悬了。我们开始忐忑不安，临时抱佛脚的念起六字真言，想要求风。然终究为时已晚，佛祖压根儿没搭理我们。一夜无风！

早上，天晴，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昨天上山的老王他们在向顶峰冲击。小狼和老铁早上六点就出发了，准备当天登顶并下撤。我们早早的整理好了行装等待着出发时刻的到来。

临近中午的时候，天上的云突然多了起来，还夹杂着几缕乌云，顶峰也变得忽隐忽现。午饭过后，天气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反而开始刮风了，可惜是代表坏天气的上山风。下午一点半，更是下起了小雪。加菲猫为了祈祷好天气，在本就很重的背包里加上了一本《金刚经》。我们六个在协作才让的带领下，围着山下的玛尼堆虔诚地转了三圈，而后六个人的手搭在了一起，发出了团结的吼声。我们终于出发了。





六、行进

但是在海拔5050的高原地带，背上15公斤的大包，连续走上两公里的上坡。这在平时我几乎想都不敢想。但一旦出发，脑子里没了杂念，似乎并不觉得很累，需要的只是坚持、再坚持。

我是全队体力最差、极限来的最早的，同时也是心理意志最差的。闷头走了半小时后，我不小心抬头，眼前绵延不断的上坡让我的意志力瞬间消失，明明不觉得累，双腿却像灌了铅，再也提不起来了。1、2、1、1、2、1……老公走到了我的前面，喊着号子带着我往前走。我盯着眼前的鞋子，努力不去想前面的路，一步一步，终于挺过了体力极限。

老远看见老王下来，脚步有些踉跄。

一见我们就说：“山上风好大，至少八级，天气很恐怖，你们千万当心。”“那小狼和老铁呢？你见到他们了？”我们赶忙问，

“我下到5800的时候碰到他们了。当时天气不好，我建议他们不要登了。他们还是继续上，有路绳应该没有问题吧！”老王说完就继续向大本营走去。

我的速度有些慢，前面的队友已经到了山脊。才让告诉我最长的上坡已经走过了，过了这个山脊，翻过前面那个坡C1就到了。我仿佛看见了希望，一步一挪的走了上去。来不及休息，一阵狂风险些把立足未稳的我吹走。狭窄的山脊正好和风向垂直，我们无处藏身。六个人围成了一圈却还是站不稳，更别提过山脊了。如果不是身上的大包，三个女孩子肯定随风而去了，只能找一块大石头先避避风。

风雪越来越大，这是5月4日的下午三点二十分，海拔5400，我们无奈之下提出了下撤。协作才让兄弟俩说，山上的风雪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可以再等等看。由于静止下来，体温迅速下降。22的手已经有些失去知觉了，偏偏他的防寒手套不知放在哪儿了。多亏才让兄弟俩一会儿帮这个开包找东西，一会儿帮那个戴手套，直到我们大家都做好了防寒工作他们才在一旁坐下。



半小时过去，雪变成了小冰雹，我们变成了圣诞老人。峰顶掩盖在风雪之后无从得见，下撤成了唯一的选择。决定的那一霎那，我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脚步无意识的挪动，心不断向下沉、下沉。体力好像突然之间被抽干，刚才挺过的极限变得毫无意义。脚步变得踉跄，连着摔了两个跟头，但却没有疼痛感。心里忽然掠过一个念头，小狼和老铁怎么还没下来呢？上面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七、风云突变

下撤的决定让每个人都无精打采，到了大本营，大家一屁股坐到食堂里，难过得说不出话来。王队长赶忙过来安慰我们，高度表扬我们及时做出了下撤的决定，让我们好好休息，等待好天气。可是，外面的风雪更大了，明天还会是好天气吗？

正琢磨着，门外闪过一个红色的影子，听到有人在问：“老铁回来了吗？”

是小狼！我冲过去叫道：“可回来了，正担心你们呢！”

小狼转过头来，眼圈红红的：“老铁，老铁完蛋了！”

“你给我说清楚，怎么回事！”王队冲了过来，在一旁吼道。

原来，小狼和老铁六点出发，八点半到达C1；九点半从C1出发，下午一点半登顶。当时天气非常不好，他们迅速下山，大约下到5800的时候，能见度低得只能看到自己的脚。小狼让老铁在一块岩石后面等着，自己去探路。没想到探路时，膝盖旧伤复发发生滑坠。幸好，在悬崖边缘制动成功。好不容易找到C1，大声呼救，被留在C1的协作听见救入了帐篷。协作作用仅剩的一罐瓦斯生了火，让他取暖，又根据他的描述上山去接老铁。但是，那块岩石后面，哪里还有老铁的踪影？小狼由于身上有伤，衣服又单薄，只能先行下山请求援助。两个协作还在山上搜寻老铁。



八、紧急救援

王队的脸色越来越凝重，反复仔细的问清楚了岩石的位置，转头对才让兄弟俩说：“你们俩，马上上去，多穿一点衣服，每人一部对讲机，快去！”

这样的风雪上山找人，我们不禁为才让的安危担心起来。纷纷拿出自己的食品交给兄弟俩，一遍遍的嘱咐他们千万小心。看着忙乱的工作人员，大家一致决定放弃明天再次登山，和今天下山的老王他们组同时撤离大本营。

司机师傅把车开到了食堂前，我们迅速收拾行李上了车。远远看见有穿着红裤子的人下山，以为是老铁，我们又冲下了车。结果却是才让兄弟碰到了山上下来的龙周，一起回了大本营。不知他们和王队说了些什么，王队脸色更难看了。挥着手让我们快上车，又给了我们一串电话号码，让我们到了西大滩向登协报信。

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车怎么也打不着火。先是油上不来，油上来了火花塞又堵了。想要把火花塞拆下来，却没有工具。王队急了，车子必须开出去报信！只能推车，12个人用尽全力推着车子狂奔起来。一口气把车推出了近500米，车子还是打不着，反而顺着惯性滑出去，孤零零地停在了离开大本营很远的荒野之中。

营地里还剩下最后一辆装备卡车，唯一的交通和通讯工具！天已经完全暗了，大本营生了一堆火，要给回来的人指明方向。风雪丝毫不见减弱，居然把食堂也给刮跑了。车子像一块巨大的方糖，眼看着被黑夜吞噬。我们无望地在车子里等着，不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突然听到敲打车门的声音，是协作们。他们要再次上山，需要大量的电池，头灯和手套。一方面照路，一方面给山上发信号。我们争着捐出了自己的头灯和手套，希望能为救援工作带来帮助。可是，山下这样的暴风雪，老铁在山上会怎么样啊？！我们不敢，也不愿意想下去。



车子还是发动不了，寒冷逐渐包围了我们。袜子在山上时候都湿了，脚开始冻住了。我翻出原先准备在C1换的干净袜子分给伙伴，还是不够。干脆连前些日子穿过的脏袜子也拿了出来。这种时候，已经没人计较这些了。食堂没了，吃饭是别想了。拿出了剩下的食品，分给车上的山友一起吃。车上的人很多，空气有些浑浊。外面风太大，又不敢开窗。人有些混沌，想睡觉，却又不肯睡，怕冻着。大家彼此提醒着千万别睡着，拼命找话题聊天。可是来来去去，话题总是回到老铁身上。

司机每隔一个半小时发动一下车子，车子始终发动不起来。又有人敲门，原来是厨师钟峰。冒着暴风雪给我们送来了煮好的方便面，真是雪中送炭啊！大伙儿吃得很香，除了我。我小心翼翼地挑出面条吃了，一大碗热乎乎的面汤我愣是不敢喝。我早就想上厕所了，外面的大风让我实在不敢出去，热汤，还是免了吧！

九、风雪不眠夜

十一点半，车子看来是发不起来了，我们六人决定下车，到帐篷里去睡觉。这样，车上其余人至少有个宽松的空间。背着包下了车，看不见帐篷只能朝着灯光走。回到帐篷一看，心又凉了半截，地上全都结了冰，哪儿还能睡觉啊！

王队让我们在协作们的工棚里睡觉。虽然工棚里到处漏风，但是亮着灯，让人看着多少觉得温暖点。人很疲惫时，连睡袋都不愿意拿。两个人拿一个睡袋，胡乱找个空地躺下了。耳边的风声大得吓人，真害怕风会把这个工棚也给吹走了。协作们进进出出，轮番上山搜救。无奈风雪太大，连C1也到不了，只能不断在能够到达的高度不断的用头灯向山上发信号。累极了才能回工棚休息一小会儿。进来的人，个个都冻得不行，要两个睡袋套上，加上热水袋才能暖和过来。没有人说话，但每个人脸上木然的表情说明老铁至今生死未卜。



凌晨三点，风雪停了，我终于可以出去上厕所了。与此同时，由于还没有找到老铁，青海登协正式启动紧急预案。青海省体育局、格尔木市政府、中国登山协会、武警、民兵、120急救中心……全被惊动了，而工棚里的我们由于没有了狂风的叫嚣，终于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6点，新一轮搜救工作又开始了。我倦缩在睡袋里，心里觉得无比悲哀，心想，老铁这下真的完蛋了。对面的睡袋里坐起一个人，是小狼，一脸憔悴。看得出来，他的心里受着更大的煎熬。毕竟，他回来了，而老铁……

8点，司机在外面叫，车子动了，可以走了。我到厨房泡一壶热茶，厨房里两大锅水沸腾着，就是没有人，全都忙着找人去了。我顺手泡了一杯果珍给小狼，没想到这样小小的举动也能让他红了眼圈。我能想起来的安慰的语句苍白得很，对小狼显然没有任何作用，他只是反复说着，不见了，老铁不见了。哎！我天天给你们上课，教你们登山的原则，为什么偏偏我自己违背了这么多的基本原则呢！活脱脱一个现代祥林嫂。让人看了心再次和王队告别，他的嗓子已经说不出话来。

醉



同样送上几句安慰的话，王队苦笑着摇头说：“别说了，你们的教练没了”。昨夜赶上山的另一个登协的官员把我们送上车，我们的安慰还是没有任何作用。他叹着气说：“别说了，人是肯定不在了”。

话虽这样说，搜救工作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唯一的希望是现在能在C1找到老铁。如果老铁在昨天能找到C1，还有一丝生还的可能性。



十、奇迹来临

车子开始开往格尔木，天气特别得好，一切归于平静，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几乎天天往来在这条路线上的司机师傅却迷路了。他下车看了半天，总算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车上很安静，似乎人人都在为老铁默哀。太阳晒在身上，我昏昏欲睡，迷糊当中听见司机说：你们看，前面穿红衣服的人是老铁吧？！怎么可能，这里可是已经快到公路了，离开大本营18公里了！虽然没有人相信，但还是条件反射的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向前看去。……



关于熊鱼汇

熊鱼汇，意为鱼和熊掌兼得。是一个以腐败为主题的年轻白领的小群聚会，总部在上海，总会众十余人。宗旨是腐败腐败再腐败，基本上上海的名吃无论大小没有他们没去过的。代表人物是图中的3对：酒精、小驴儿/22、33/加菲猫和小师妹。

本次登山节，他们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小团体。



一封来自拉萨的信

---王升荣



一封来自拉萨的信



亲爱的老铁兄弟：

见信如面！

你来电要我写点去年搜救你的事情，我的回忆马上回到了那个风雪夜，仿佛就在昨天。

时间过得好快，一晃快一年过去了。有些事情会有点模糊了，我就简单写写印象最深的内容。希望看的人能够从我这个角度看到当时的情况。

去年的“五一玉珠峰登山大会”，我是以青海登山协会高山协作的身份参加的。在山里的十五天我认识了好多山友和朋友，还有我那些并肩作战的协作兄弟。山里有喜有欢，也有哭泣的时候。5月4日至5月5日的搜救，还使我记忆犹新。这里我以一个搜救队员的身份把我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做过的，毫不隐瞒的写下来。

5月4日早上，我还在大本营的睡袋里酣睡，忽然外面有人在叫我，原来是我们的 高山厨师：号称“昆仑第一刀”的钟师傅在叫我。他说今天从C1冲击顶峰的两个山友因体力等其它原因未能去冲顶，让我上C1去接他们。我想也没有想就起来，一看小狼和老铁不在帐篷（我们住的是同一帐篷）。出去一看，阳光明媚！就问钟师傅他们去哪里了。他说：“一大早老铁和小狼就上山了，现在不知道到C1了没有”。





我简单地吃了一点就向C1奔去，在5300看见两个人在山沟里向上走，还看见两个人从C1山脊走下。我连忙迎了上去，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浙大的队员和深圳的翠老师*（实际是来自广州的崔老师）。他们看到我很奇怪，问我上来干嘛。我说：“来接你们啊！”又问C1还有没有其他队员，他们说没了，全部去冲顶。我再问山沟里那两个是谁，他俩说不知道。翠老师说她的登山包在C1，让我上去帮她背下来。我答应了，就奔C1去。她俩则向大本营走去。

到C1一看老铁和小狼已到了。原来他们打算从早上6点多从大本营出发当日冲顶并返回。我感觉他们很有实力，听青海登协的李卫东教练说，他们一起在贡嘎山高山向导培训过，很有经验也很有实力。小狼的冰爪不行，我把龙周的冰爪放了上去。老铁问我想不想一起上去。其实我很想上，但是没有大本营的允许，我不能去登顶。过了一回，他俩全副武装，离开C1向顶峰走去。

这时从5700下来一位，是新疆北山羊队的队员。原来他的脚不行，有冻得感觉，发麻，害怕会冻伤，无法登顶。说得时候，可以看出内心很是遗憾。他在C1坐了一会，就下到大本营去了。C1又剩下我一个人。我本打算背起翠老师的包下山，这时雪忽然大起来，云也多起来，以我多年的户外经验我知道天要变坏了。我想如果下去了，起暴风雪咋办？冲击顶峰的队员下来，有的体力不支，很难下来，那时还得上到C1来。不如等扎西和尼赤，等登顶的队员下来一起下到大本营去。我就钻到帐篷里面了。果然，不到一会儿，雪越来越大，云越来越多，能见度也越来越低。





4月28日那天我登顶时也是这种天气，但是刮的是下山风，是天气变好的征兆；而今天是上山风，是天气变坏的征兆。我连忙爬出帐篷向山上望去，有几个黑影正在向下走。山顶慢慢地消失在云雾中。风太大了，我再一次钻进帐篷。

过了一会儿，外面有人说话，我拉开帐篷，探出头，原来是冲击顶峰的队员有两个下来了。我钻出帐篷问他们山上还有几个人。他说老铁和小狼还在向上攀登，有两个协作和两个队员正在下撤。我就对他们说休息一下，马上下到大本营。他们太累了，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在帐篷里呆了一会儿，两队员一起下山了。这时另一队员也下来了，走几米停好长时间。我穿上冰爪迎了上去，看上去很近，但走了很久。我问他行不行，他说：“太累了，不知今天能不能返回大本营。”我对他说：“今天天气太糟了，先到C1休息一下，今天必须下到大本营”。他点了点头。我扶着他一摇一摆来到C1。他在帐篷里休息了一个小时多，背起包向大本营走去。这时雪夹着风，天空也阴暗下来，整个玉珠峰消失在茫茫暴风雪中，C1能见度不足10米。扎西和尼赤还没有下来，我以为是陪着老铁和小狼上顶峰了，就再一次钻进帐篷。

中午12点扎西和尼赤下来了（注：时间不一定准确）。我问他俩老铁和小狼怎么样，他们说在5900的时候遇到他们了，正在登顶。这么大的雪还上顶峰？！钻出帐篷一看，忽然看到地上的路绳，心里一惊，赶紧问他们：“啊你们咋把路绳给撤了，大本营还有三对上海的夫妇，他们明天要冲顶！”他们说不管了，反正5月5日是撤营的时间，先撤一部分再说。风太大了，我们三人被暴风雪吹进帐篷。烧了点水，在里面等待。



过了好久，老铁和小狼还没有下来。突然旁边一帐篷里有人说话，我们三人很纳闷：C1还有人吗？我钻出帐篷到隔壁帐篷一看，原来是一队员，因为太累了，还呆在帐篷里。我让他马上收拾好装备下山。他一听连忙坐起来，连声说“好好”。扎西和尼赤对我说：“你先护送队员下山，我们马上下来”。我背起翠老师的登山包和近300米的路绳，带着队员向山下走去。能见度真的太低了，我俩几次走到陡峭的悬崖边上！

下到5300，队员实在走不动了，好几次坐在那里打瞌睡。我就对他说“你把包给我，你先下去”。他连声说“谢谢”，便向大本营走去。我背着两个大包再加上路绳，体力极度下降，一摇一摆向下走去。走到碎石坡，看见龙周和旦正，带领上海的三对夫妇向C1走去。我对他们说“上面风雪太大了，能见度太低，还要上啊？”他俩说：“先上去再说，说不准明天天气好可以冲顶”，说完他们便向上走去。

我来到冰川下，远远的看见一人从大本营走来，还叫着我的名字：“王升荣……”。我向他招了招手。一会儿那人走到我的跟前一看，原来是王莲忠。我把队员的包给了他，感到轻松了不少。他背起队员的包我俩一前一后向大本营走去。

到了大本营，只有钟师傅和司机，其他队员在车上准备下撤到格尔木。我看了看，王睿不在大本营。我们喝了一点热水，在餐帐里聊天。这时有汽车声音，原来是王睿来了。他看见外面的路绳，吼道“谁让我们把路绳撤下来的？！”我们没有吭声。王队又问我山上的人全部下来了没有，我说：“龙周和旦正带领上海的夫妇正在上C1，尼赤和扎西马上下来了，说不准下撤到5300了，小狼和老铁还在山上”。王队一听急了，就用对讲机让扎西和尼赤马上返回，上山去接小狼和老铁，也让龙周和旦正马上与上海夫妇沟通，不要上C1返回大本营。





来到5300我大喊“老铁.....老铁...”，没有人应答。我打算上碎石坡看一下，对讲机传来王莲忠的声音，让我返回大本营，他们很怕我迷路下不来了。我连忙回答“马上下来”。在冰湖上，天与地已经分不清了，好几次都走错了。对讲机一直喊道：“到哪里了？到哪里了？”，终于回到了大本营，向王队汇报，大家再一次无语了。过一会儿，王队说再上去一个看看，我又上去了，又一次失望而归。

一会儿，旦正和龙周同上海夫妇下来了，王队又命令他俩马上去找老铁和小狼，他俩连忙又转身向山上走去。这时离大本营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向我们走来。以为是老铁他们回来了，队员也从车上跳了下来。走近一看，原来是小狼，但没有看见老铁。王队上前问道：“老铁咋没跟你一起下来？”小狼说在5800时他们迷路走散了，王队一听又急了，马上让扎西他们到5800去找老铁。

大才让





再过一会，旦正和尼赤，扎西他们下来了。王队问扎西，扎西答道：“我们上到5800米没看到老铁，四周都看了也没有看到老铁”。一听扎西回答，小狼头耷拉下来，看上去很沮丧，也没语言了。王队一听急了，就给小狼吼道“这么大的暴风雪，谁让你们去登顶？”小狼又无语了。王队马上让司机带登顶下山的队员回格尔木去报信。大本营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没走多远，回格尔木的中巴车抛锚了，停在那动不了。天越来越暗，忽然远远看见一个红色的身影从5300下来了。我高兴地说“老铁下来了”。因为在C1我看见他穿了一身红色的羽绒衣服。我们迎了上去，一看原来是龙周，有点失望。龙周说他在C1周围找了一下，没有找到。暴风雪太大了，看不清，他就也下来了。

王队马上召集我们几个技术协作和小狼一起开会，准备搜救。天色很暗了，王队问小狼老铁家里还有谁，能不能通知家属。小狼在那里低着头无语。忽然咣一声，出去一看我们的餐帐被风吹倒了，大家感觉事态越来越严重了，有种不祥的征兆。王队低着头说“老铁恐怕凶多吉少”。大家再次无语，帐篷内的气氛一下变得很压抑。



冰川上的冰柱



王队让我们到中巴车去借山友的头灯。我们几个技术协作来到中巴车，山友们都很热情，纷纷拿出自己的头灯，手套等等，我们连声说谢谢！来到帐篷，王队说等风雪小一点再让我们上。我们在帐篷里待命，这时坐在厨帐门口的王莲忠说“5300好像有人！”大家都钻出帐篷往5300看。王队连忙对我说：“王升荣你马上拿对讲机上去看看”。我拿起对讲机，戴好头灯迎着能见度不到5米的暴风雪向5300走去。能见度的确是太低了，什么也看不清楚，好像暴风雪比刚才还要大了。

晚上八点多，王队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准备分头上山搜救。从中巴车来打听老铁的山友，对我们几个技术协作说：“你们要小心点啊，注意安全！”很不错的兄弟姐妹！我和尼赤上碎石坡5300到C1去搜救；龙周和扎西向东面雪线以下去搜救；王莲忠在大本营附近搜救；说完分头行动。王队害怕我们迷路，在大本营燃起了一堆火，给我们指引方向。我和尼赤在碎石坡转了转，用对讲机问龙周他们有没有发现。暴风雪太大了，我们找了几个轮回，什么也没有看到。过了一会，大本营让我们下撤。龙周他们也到了，都没有发现什么。喝了点水，王队让我们回去休息，明天一早上山搜救。

小才让





晚上12点青海登山协会的李卫东，邓海平等领导们也来了，好多人在厨帐里开紧急会议，看上去大家都很紧张和焦急。一会儿，上海的三对夫妇也来到我们住的帐篷，今晚他们下不到格尔木，只能在大本营住上一晚，他们也放弃了明天的登顶。

5月5日凌晨。天还没有亮，星光灿烂，刮了一夜的风也停了。天气很好。王队把我们叫在一起开会，让我们把整个玉珠峰周围的山沟，山脊仔细搜寻一下。我们喝了点汤，马上向山上走去。

我们几个人在5300分工：我和龙周从传统的西南冰川向上搜索；旦正到5800去搜救；尼赤和扎西沿碎石坡向C1搜救；大家在C1相会。我和龙周沿西南冰川向上搜救时，看到一个人爬在雪地上。连忙跑过去一看，原来是雪洞。

扎西





不一会我俩来到了C1，昨天风太大了，C1的帐篷全都让暴风雪给吹倒了！我俩休息了一下，扎西和尼赤也到了。四人向东南冰川向下搜索。旦正也上到5800，他大喊：“没有发现什么”。

忽然龙周喊到“找到了，找到了”我们沿着东南冰川向下望去果然有人。可走近一看，怎么会是两个人哪？感到很纳闷，旦正也从5800下来了，旦正和尼赤，龙周脚上都穿着冰爪，我扶着龙周，扎西扶着尼赤，小心沿着冰川向山下走去，走近一看原来是2000年山难中遇难的二个山友的尸体。本来我们几个想把他俩扶好，用雪埋了，但是冰川也把他们冻牢了，搬不动。我和扎西点了两根烟，插在遇难的山友旁，我对他俩说了一句：“雪山是你们最好的归宿”。

龙周又大叫，“有脚印！”果然有一双脚印向下走去，是冰爪走过的，肯定是老铁！我们几人你搀我扶，向冰舌走去，来到冰舌。旦正和扎西向大本营方向搜索；我和尼赤、龙周向西搜索。

由于昨晚没睡好，没吃好，我体力极度下降。与龙周，尼赤在荒凉的可可西里，转了很大一圈，没有看到老铁的影子，也没有发现什么。我们没有带对讲机，不知道扎西他们找到了没。我们早上6点上山，现在快下午14点了。我们三人又饥又困，龙周我们商量先返回大本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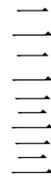


我们不知这里离大本营有多少公里，反正走了很久才来到大本营。到大本营已经体力透支，看见大本营正在撤营。我们连忙跑过去。。。。。



珠峰的“非典型”生活

言情版玉珠——三三





这次玉珠峰之行，除了熊鱼汇的一干XDJM，几乎未向任何人提及。

于父母亲人，不想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于同学朋友，玉珠峰就象是很多生活中日常谈到却又永远无法深入的话题，他人只看到成败，因此结果常常令人乏味，然而个中甘苦滋味唯自知而已，私有化到讲得再多都难以与人分享体会。可有的时候讲述不是为了有人倾听，仅仅是为了再次让自己感动。

出发是匆忙间作出的决定，暴饮暴食似的锻炼了5天，和22买了3个加起来超过50斤的包，偕同汇内两对夫妻（加菲猫和小师妹，酒精和小驴），我们踌躇满志而又忐忑不安地开赴格尔木。

一路秉承熊鱼汇的一贯传统，好吃好喝，抽空赌博（加菲猫和小师妹，收赌帐了先），甚至在因温总理同车火车站对外不售软卧的情况下搞到了6席软卧。软卧内多是温总理随行的当地官员，只有6个异类，每人T恤的前襟上一只对鱼冥想的小熊，背上三个大字“熊鱼汇”。熊鱼汇就这样自信满满的在到达格尔木的当天下午上了西大滩。

印象中的西大滩不过几顶帐篷而已，没想到FB的超乎想象。住在道班的大房间，吃在路边的数家饭店，甚至还有电。历次高反最严重的小驴儿同学因高反迟迟未到，一直口中念念有词，“我怎么还没头疼呀”，言语中充满了殷切的期盼。

次日一早是培训课。在这次培训中我们认识了其后几天和我们同悲共喜的山友们——老王、崔大姐等等，还有，老铁。



天堂与地狱--大本营

5月1日下午4:00，一辆中巴车载着满车的登山梦想到了大本营。33、小师妹和小驴儿背着手踱进了大帐篷。未几，三只工蜂陆续把所有的行李驮了进来；然后大老爷们就地休息，小丫头们叠被铺床——这才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最好诠释。收拾停当，大家纷纷带上了那顶在未来120小时内、吃喝拉撒睡任何时候地点都再也没离开头顶的抓绒帽。大本营生活正式开始。

大本营是我们的天堂：没有难缠的客户、没有令人发狂的堵车、没有没完没了的电话、没完没了的会、没有象山一样日长夜大的任务指标，只有蓝天、雪山、暖暖的太阳。每天的生活就是在被窝里捂够了就起床吃早饭，懒懒的晒会儿太阳聊会儿天，出去走个三、五里遛遛弯，就到了吃午饭的时间，钟大厨手艺不错，顿顿让不敢吃的太饱的我们一个劲儿的咂嘴巴，吃饱了再走三五里消化一下，下午玉珠峰定时起风，熊鱼汇就在餐帐里开起了赌局。33和小驴儿照例一边端茶倒水殷勤伺候，一边用“老公加油”等肉麻鼓励让对手从心理上先自行崩溃。这次的对手小师妹和加菲猫自己在十人帐里惯演小电影，故对肉麻鼓励的抗腐蚀性比较强，每天的赌局要开到大家头晕脑胀才能分出胜负，如此激烈的赌博给青登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别人被高反折磨的在帐篷里难以动弹的时候，熊鱼汇竟能用缺氧的脑袋算牌，弓虽！晚饭后无所事事，聊天，理东西，借着方便的时候抬头看满天的星斗。





大本营也是我们的地狱：起床穿衣服每穿一件要等气喘匀了才有力气穿下一件，每次起床耗时半小时；吃饭小口走路小步，方便起来得喘半天；无事可做，聊天发呆，缺氧的大脑里一片空白，除了等待只有等待；上午等下午的大风，起风了等晚饭，吃完饭等天黑，天黑了高反就来了，小驴儿终于等来了迟到的头疼和喷射性呕吐，小师妹酒精腹泻，22又拉又吐，33不拉不吐不头疼但整夜整夜的睁着眼睛等天明，天亮之后开始又一天漫长的等待。每天晚上有山友因高反被送下山去，熊鱼汇在白天笑着赌博着，在夜晚拉着吐着辗转反侧着，那些天我们只是在等待，在等待中痛着、快乐着，用自己的方式坚持着。



BASECAMP

大本营的幸福生活



ALIVE FROM THIN AIR

昆仑山口
索南达杰纪念碑





攀冰

攀冰训练之前，就听老王用切身体会讲述了训练的艰苦：非常非常耗体力、非常非常难、非常非常冷。这几个非常让33心里打起了小鼓。走到训练地点，就已经喘做一团不想动弹，再穿上厚重的登山靴，33赖在地上再也懒的站起来。看着高级教练小狼如履平地的轻松上到75度的冰坡顶端，33羡慕得就恨出生时没带个风火轮出娘胎。

这边33尚在“左手上升器推，左脚踹，右手冰镐拉，右脚踹”的念念有词，那边小驴儿已经第一个上。驴蹄儿踹呀踹，就是踹不进去。冰坚硬地如岩石一般，小驴儿的分量想把冰爪踹到岩壁里看来有难度。王教练大手一挥，你们三个，把她托上去。工蜂们出动了，托腰的托腰，抬腿的抬腿，小驴儿轻轻盈盈的越过岩石上了冰面。工蜂们还没回原地坐下，小驴儿脚下一滑，上不去了。

“那就下来吧！”王教练发话了。

“上升器还吊着，下不来呀！”，小驴儿摆弄着左手的上升器。

“你们把她托高点，别让上升器太受力就能解开了”，工蜂们又应声而上。“还是解不开”，小驴儿有点急了。

王教练三两步上到小驴儿的高度，小擒拿手出招，半晌下来，裤子湿透了，小驴儿还挂着，三只工蜂还顶着。

“有刀吗？”，“有！”，“拿来”，“在大本营”·#¥%*%¥#.....

看来只有把小驴儿的安全带解下来这个办法了。工蜂们迅速分工，22托着小驴儿，酒精和加菲猫解鞋带脱登山靴卸安全带。真是关心则乱，那边加菲猫把一只鞋都脱下来了，这边爱妻心切的酒精连鞋带还没解开，又是拉又是拽的，看得旁边的人干着急。还是加菲猫经验老道（让人怀疑平时小师妹自己是不系鞋带的），三下五除二接替酒精脱了另一只鞋，22咬紧牙关，小驴儿内疚的检讨道“看来回去我该减肥了”！



总算营救顺利，小驴儿的冲锋裤都进水了，工蜂们也纷纷瘫倒。**33**突然想起相机还在山坡上小驴儿的包里，如此精彩镜头居然没有记录下来。穿着沉重的登山靴，踩着松软的碎石路，**33**一步一滑的上了山坡，拿回相机就一起加入了大喘气的行列。

第二个上场的是加菲猫。到底人高马大，连蹬带踹很快到坡顶。酒精也很顺利。轮到**22**，只剩了把秃头的冰镐。**33**正想提议换把冰镐，**22**已经挥动冰镐上了岩石层。**33**放心的坐回原地，谁知还没坐稳，**22**的秃头冰镐一滑，整个人就吊在上升器上了。“当心呀！”，**33**又站了起来。**22**在冰上伏了一会，脚一蹬，继续向上，就是手里的冰镐怎么使都不顺，扎又扎不进冰，拉又拉不住人，拿在手里还是个累赘，这不，没走几步，**22**一脚踩在冰镐长长的带子上，摔倒了。冰镐使不上劲，人挂在绳子上，**22**连蹬带踹还是没办法让自己在冰上站起来。**33**玩过几次攀岩，知道这番挣扎是非常费体力的。尽管**22**终于调整好姿势，又开始慢慢向上攀登，可是走走停停的非常辛苦。

33在下面就有些急，几乎可以感同身受**22**沉重的气喘、手臂的酸痛和小腿的颤抖。有心想让**22**下来，可知道**22**的性子是无论如何不会向下的，只好大声的给**22**加油。小师妹和小驴儿也不停的给**22**鼓劲，还有三步了，还有两步了，最后一步，：“耶”！**33**和小师妹小驴儿一起为**22**登上冰壁欢呼，嘴角笑着，眼圈却有些湿：他若不是如此事事要强事事坚持，我也不必总为他担心为他牵挂；可他若不是如此事事要强事事坚持，也就不是我心里那个多年来总心心念念的人了。

轮到我**33**了，放下来的居然还是那根作不了武器、只能当累赘的秃头冰镐。算了，反正也没打算上去。**33**张牙舞爪的挥着根秃头冰镐向冰壁扑去。冰镐居然扎进去了，冰爪居然踹进去了，**33**居然没费什么劲就上了岩石层到了冰面。继续踹，继续上。好景不长，秃头冰镐原形毕露，**33**一使劲，右手的冰镐滑了出来，**33**也同样被吊在了绳子上。“教练，我要下来”，**33**很干脆的放弃了。没想到还有个更干脆的——只见小师妹雄纠纠气昂昂摆好姿势，蹬了一脚，“教练，我可以下来了吗？”！



暴风雪

终于等来了出发登顶的那一刻，熊鱼汇已在大本营苦挨了整整三天。出发的前一个晚上，收拾完行李。我们拿出了印着熊鱼汇LOGO的登顶旗。小驴儿变戏法似的拿出支口红，晕，这恐怕是大本营有史以来出现过的最为FB的东西。用小驴儿的FB口红，一干人郑重的签好名字。讨论了一下，保险起见，没事先写上登顶日期。绣完红旗，心满意足的沉沉睡去。那是33在大本营睡得最好的一晚。

5月4日上午，一片晴空。小狼和老铁为了一天登顶已于早上4:00出发。熊鱼汇也摩拳擦掌只等开拔。

吃完中饭，起风了，天阴了，还飘起了小雪。营地里的人登顶的登顶，下撤的下撤，送病号的送病号，我们稍稍商量了一下，还是按原计划出发。

酒精、小驴走在最前头，22、33居中，加菲猫、小师妹断后。出发前3个女同学曾经悄悄商量过，走不动了就自己下撤，不能象以前那样一对对行动，免得耽误了男同学们的登顶。33把商量结果告诉22，22轻轻回了句“再说吧”，33知道22的“再说吧”其实是婉转版的“谁理你呀”，就知道这次要么是两个人一起登顶、要么一起下撤，暗暗下了决心一定得好好走，不能偷懒。

风越走越大，好在状态还不错。一直走，没怎么休息，一小步一小步的，每迈一步就离C1更近一些。路上遇到登顶下撤的老王，告诉我们太危险了，上面的风吹的人站不住。匆匆告别，看看飘雪的天空或露出的太阳，我们继续向上。这几天小师妹总在念叨这前人的经验之谈“走呀走呀，走到累死了，C1就到了；再走呀走呀，走到快死了，顶峰就到了”，我们走呀走呀，等着累死时刻的到来。



走到5300多米的地方，一阵大风，吹的人有些站立不稳，男同学们纷纷拉住了我们的包带，我也在庆幸还好背了个20斤重的大包，否则很有可能就变成风筝了。看看风雪实在太太大，我们找了块背风的石头在岩石后暂避。

刚坐下，身边的22说“我的手冻僵了，你快搓手，看有没有事”。我才发现手套被雪打湿了，五根手指象冰一样。急忙蹲在石头后面搓手，想看看22，风吹的根本偏不过头。湿的手套越搓越冷，我鼓足勇气才迎着风雪站起身，风雪打在脸上，几乎无法呼吸。我跟踉着拿出包里的防水手套，重新蹲下才重重的长出了一口气。坐着只会越来越冷，失温的后果是可怕的。站起来想走，风吹得我们东倒西歪。等了一会，风越来越大，三个男人商量了一下，下撤！迈出步子，我才发现右脚的两个脚趾一点感觉都没有，匆匆和前面的小师妹打了个招呼，连背包带都没扣好，我就拼命的向下跑。我知道我必须动起来，必须热起来，否则我的脚很有可能会冻伤的。碎石路很滑，我跑的飞快，脚踝震的隐隐作疼，包压在肩膀上，象背了座山。我不敢停，呼出的热气在口鼻间几乎结冰，耳边只有风的声音。渐渐脚趾有些麻，有些痒，有了感觉。我也下到了攀冰训练的地方。暴风雪没我跑的快，终于可以在风小一些的地方歇口气了。

回到大本营的时候，暴风雪也接踵而来。坐在餐帐里，帐篷被大风吹的如惊涛骇浪中飘摇的小舟。6人相对无语，本就稀薄的空气愈发沉重的令人难于呼吸。

正在商量是否要等天气，帐外闪过一个人影。小师妹出门打探，带回来两句话“小狼问老铁回来没”，“听到没回来，小狼说——老铁出事了”。

其后的几个小时里，小狼一再地重复事情的经过，已不仅仅是讲述，更象是无奈的呓语：成功登顶后艰苦的下撤、暴风雪来了、只看得到自己的脚、5800米的地方迷路了、走出去找路、大岩石边、老铁不见了、寻找不获、C1营附近滑坠、被营地的协作救援、满脸是冰、休克、回来报信……小狼的脸上、身上有轻微的冻伤，可谁都看得出，小狼真正的伤不在自己，在老铁。



老铁？那个昨晚还和我们相谈甚欢，互留联系方式的老铁？那个技术在国内数得上的老铁？那个说要到上海找我们吃饭的老铁？那个一直在笑的陌生的朋友，就这样，不见了？大本营的协作们冒着暴风雪上山搜救，我们纷纷掏出了身上所有的食物，酒精还掏出一包烟，对年轻的协作们叮嘱一番、祝愿一番，但听着帐外呼啸的狂风，自己都觉得这样的叮嘱和祝愿在风里是何等的虚弱，一阵风就吹得掉的。

无论接下来天气如何，我们都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再上山了。为了不给大本营添乱，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下撤。成功登顶下撤的第二组已经在门口的中巴车里等着我们，我们匆匆收拾好行李准备撤回格尔木顺便报信。

上车前回头想再看一眼玉珠峰，风吹的我一个趔趄，眼前一片混沌，雪花劈头盖脸的把我打进了车里。车内一片寂然，只有司机转动钥匙的声音，点火、发动——半个小时前才发动掉头过的车居然发不起来？！再点火、发动，还是不行！下车推，狂奔500米，还是没发起来！我们抛在远离大本营的河滩上，不一会儿，车窗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四周白茫茫的，什么看不见，整个世界似乎只剩下风的咆哮。司机总在念叨，怎么莫名其妙就发不起来了呢，是老铁留车吧？老铁，你在让我们等着你吗，我们等着你就会笑着出现吗？

我们都在祈祷，可一寸寸黑下去的天让我们的祈祷越来越渺茫。我们开始回忆老铁，当种种溢美之词环绕在老铁的名字上，谁都意识到再见老铁的希望已离我们越来越远。

其间，几件事记忆颇深，而且令人感动：其一是小师妹献宝，小师妹是那个有着神奇大口袋的机器猫，在大家袜子湿透两脚冰凉的时候变出过期、未过期的暖宝宝数个，香、臭袜子各N双，可惜小师妹毕竟不是机器猫，在冰天雪地里，小师妹的暖宝宝冻得没用了先；其二是厨房大师父冒着暴风雪长途跋涉给我们送来了一锅热气腾腾的方便面，尽管大师父一再抱歉说太简单了，可谁都清楚在这样的天气，简单的方便面是何等的珍贵；其三是协作们在黑夜里再次上山搜救，需要头灯、电池和手套，年龄最大的崔大姐说了句掷地有声的话“这时候你们要什么就说，只要我们有，什么都可以拿出来！”



除此之外的大部分时间车里都静悄悄的，偶尔有声音，说的也都是老铁。

坐在前面的小驴儿很内疚的回头对**33**说：“以后不玩这个了。咱们去年去了趟四姑娘，半年后三哥出事了；来了次玉珠，老铁又不见了。咱们这不是害人吗？”**33**沉默。小师妹又回头：“以前咱们只是好朋友，现在咱们是生死之交了。”，**33**狠狠的点头，依然沉默。

除了沉默，能说什么呢。都说登山最重要的是经历，谁也没想到经历的代价是如此的残酷。都知道登山必须承受，原来还有一种沉重如此得令人难以承受。

33侧过头去看**22**，**22**微微一笑，握紧我的手。他温热的手心让我觉得温暖，暴风雪中唯一能够握紧、不会失去的温暖。在彻骨的寒冷中，**33**总算感到一丝心安。坚持，让我们一起坚持，即便坚持的结果最终竟是最坏的，至少我们还有彼此，我们的手还始终握在一起。**22**有些冻着了，精神明显不济。**33**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一定不能睡着，一定不能让**22**睡着，一定不能让周围的人睡着。只要我们醒着，天就会亮的。只要天亮了，什么都会好的。”可是，天亮以后，老铁，他还会回来吗？

半夜**12**点，眼看车发动无望，为了自己休息好也腾出地方让别人休息好，熊鱼汇一千人背着包顶着风雪走回数百米外的帐篷。短短几百米，走的格外艰苦。**33**至今犹忆当时风雪的冷，背包的重，还有，心的沉——沉到底，只剩冰冷，只剩滞重。

一夜无眠。早上起来，太阳出来了，一丝风都没有。除了刺骨的寒冷和倒塌的餐帐，好象什么都没发生过。**33**看着重新变的温和的玉珠峰，突然想起，来了这么多天，唯一一张与玉珠峰的合影居然是老铁照的。玉珠，我们竟无缘至此，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

。。。。。





大本营营长的记忆

王睿



大本营营长



背景：

5月3日夜里十一点钟左右，学员帐那边一片混乱，然后我（老铁）就听到王睿把司机叫醒，说有人不行了，要送下山去。我因为高山反应的缘故，无法入睡，知道帮不上忙，就起来看热闹。原来是来自河北的一位“老独狼”，白天来到这里，被我们收容了。结果晚上发现已经快失去意识了（晚上我们营地都有查房的轮值教练，预防有人不测）。于是赶紧预热汽车，我也搭了把手，帮助收拾了睡袋和背包等（基本上是划拉进去的，因为没有太多力气了）。

王睿回到教练帐，叫醒其他教练，安排了第二天的交接情况，就跟车下山了。）

满天舒卷的云与老铁





5月4日我开始由格尔木返回大本营

14点左右到大本营

营地风雪交夹。

进入营帐后 最后一组的教练说因大风天气，上海的一组到达5300米的地方后，队员决定下撤，准备回大本营。我问C1还有没有队员？他们说没有队员，只有扎西、龙周两名教练和小狼、老铁在，所有队员都安全地下撤到了大本营。我问了问队员登山情况后，王连钟说老铁和小狼在C1，扎西和龙周不许他们上山，因为那天天气特别恶劣。

王连钟告诉我说小狼和老铁已经到达C1。我就用对讲机和C1联系 因风雪太大没有联系上 当时我的心中一丝不安。

问完后我就安排车辆和队员回格尔木





17点30分左右C1突然回话讲小狼二人回大本营

19点左右

小狼进营帐，跟我们说：老铁下撤的途中在5900米处失踪！

我心里一震，告诉工作人员给小狼倒水。安排小狼坐下后我就急忙问他老铁的情况。小狼说他们两人没有听从扎西和龙周的建议，继续登山，登顶后下撤。到5900米时遇到了暴风雪两人就分开了。小狼在5900米处没有找到老铁，然后他就下撤到了C1，也没有看见。他就告诉了在C1的两名教练，两名教练就马上出发了，前往5900米处寻找。这时，小狼回到大本营。我一听情况，马上安排大本营的尼赤和旦正前往5900米，和山上的两名教练一起寻找失踪的老铁。我又组织大本营的工作人员及协作分为二组，由王连钟带一组沿河向上找；后勤工作人员一组沿山脊找；派王存爰及一名工作人员开车出山给紧急救援小组打电话。工作安排完后，我又找小狼详细地了解老铁的情况，主要是关于遇到紧急的情况的应急准备，了解他身上衣裤的抗风抗冻能力、食品的储备、紧急情况的应急能力等等。晚上8点左右，天慢慢地黑了。我就发电并且安了许多路灯，以使老铁能够看到灯光。各小组没有回音，我一人坐在营帐中，心情极为紧张和复杂。

大本营长

大本营长



老铁登顶照



20点30分左右

C1有回话两名教练已到达C1扎西与龙周上山寻找没有找到返C1。我告诉他们四人同时上山找人 路上要互相保护安全第一 王连钟一组回到了大本营也没有找到 后勤组也回来了没有找到 我让他们休息一会 后两组同时出发由河道左右的山脊寻找

22点左右

C1回话讲没有找到 这时山里暴风雪慢慢减小 我让C1的四名教练下撤到大本营 在回途中继续寻找四人分两组 一组按第一山脊寻找 二组由第二山脊寻找 寻找的全体人员回到了大本营没有找到，看着小组人员疲惫的身影我心中很难过 就安排他们去休息 又安排一人看着小狼（当时小狼的情绪非常急动 不要出什么差错）当所有人休息后 我又叫王连钟在外面观察，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山上的四名教练没有回音 我只有等待

山上的暴风雪



大本营长

23点50分左右

格尔木的人员开车进入本营，张宁告诉我说已经通知应急小组。他们以从西宁及格尔木出发。我就安排两辆车在大本营值班，一辆车回格尔木，以备有急用。

1点10分左右

四名教练回来，说一路上他们走的很慢，仔细的搜查下山的路，没有发现老铁。当时四名教练情绪很不稳定，我叫他们坐下，又叫其它两组人员在餐帐中分析了因果的原因和搜救的方案。看到教练们紧张的面孔，我又给他们做工作，使他们能正确的对待这次事故。不要因为老铁的失踪，影响到他们的情绪，影响到整个搜救的行动方案，然后安排所有人员去休息，准备天亮后的搜救。我和张宁两人继续在营帐中等待，希望有一个惊喜！

黑夜里时间走的很慢，我们就坐在那里等天亮，顺便将明天没有搜救的地区好好想想。过了一会，小狼和教练们都来到营帐，他们说睡不着，大家都坐着。你看我，我看你，没有说话。





5日早晨6点中钟

天慢慢地亮了。厨师做了一点饭，大家都吃不下。我就告诉他们一定要吃，没有体力无法完成早上的搜救工作。

6：40分

按我们的计划，所有小组同时出发。由我、小狼、张宁和钟师傅留在大本营。

7：30分

我走出营帐，发现中巴和上海队的队员都在大本营。我叫来白师傅问明情况。因昨天车辆问题，为了不影响我们的救援工作。他们在中巴上过的夜，我急忙叫钟师傅和司机端水上车，又叫钟师傅给队员做了一些饭。队员们问我搜救情况如何，我无话回答。

8：50分

C1回话：沿路没有发现老铁。

9：00

后勤组回话没有发现。

9：30分

协作组回话没有发现。
我告诉他们扩大搜救地区。

10点左右

我又帮司机将车修好后，
中巴离开大本营回格尔木。



小狼



11 : 30分左右

我们在帐房外观察山上搜救时，发现有一辆吉普车由山口向大本营驶来。我想大概是领导来了，就坐在地上等。

心情，你们应该猜得到，五味瓶翻在胃里，什么滋味都有了。

结果却是完全戏剧性的，我被告知老铁在山口和回格尔木的上海队队员相逢了。

惊讶、呆、不相信。。。怎么可能？！

小狼听到后抱着我放声大哭了好久。

等了一会，情绪稳定后，我才用对讲机对所有的搜救队员，叫他们返回大本营。

事情过去了很久，有些散乱了。请老铁自己整理吧。

王睿 2006年二月 青海西宁

难兄
难弟





青海湖里的玉珠峰

---关于玉珠的十个镜头回放

小驴儿

小驴儿和她老公



青海湖里的玉珠峰



镜头一：

时间：2005年4月28日17：50分

地点：上海

人物：老爸，我

海拔：4米

抬腕看看表，还有10分钟就下班了，定定神想了几秒，拿起电话拨出一串熟悉的号码。

“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爸！”我亲热的叫着。

“好闺女，就知道是你！啥事啊？”

“两件事，一是我车学完了也考过了，过了节就可以拿驾照了。”先放个烟雾弹，看老爸的反应。

“噢！”老爸并不热心。

顿了一下，我只好接着说，

“二是我明天一早飞西宁，去青海玩玩。”我尽量让语调显得轻松。

“呦，青海啊，那麽远，注意安全啊！”果然，老爸警觉起来。

“就去青海湖看看，能有什麽事啊？”我故作镇定。

“去雪山吧？”

“雪山？哪有什么雪山啊？哈哈……”我赶紧打断话题。

放下电话我想，如果我是皮诺曹，那我的鼻子肯定又长长了一大截，因为，我要去爬玉珠峰。





镜头二：

时间：2005年4月30日07:30分

地点：格尔木

人物：我们六个，登协的人，其他山友

海拔：2800米

经过西宁到格尔木火车上软卧车厢的一夜好眠，下车的时候，六个人精神极了，更确切的说，是亢奋，当然，还夹杂着少许忐忑不安。对于雪山，我们心怀敬畏，抛开毫无登雪山的经验不谈，自从去年十月兵败大姑娘之后，我们就不再相信所谓的简单、初级、入门之类的说法了。没有任何一座雪山是绝对简单的，也没有任何一座雪山是容你小觑的。

车站不大，很容易就能从出站的人群中找出同类：那些背着大大背包的必是驴子；而如果背包上还插着冰镐挂着雪鞋，那定是同道中人了。

从车站出来向右走不远就是格尔木大厦，登协的报名处就设在那里。

六个人，三对夫妻，我们这个特殊组合让组委会惊喜不已。

设想一下，如果六个人最终都能成功登顶，那无疑是段佳话了。

就在这间办公室，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大姐、理查德、地铁，还有老王，这几个和我们一起，在以后的传奇故事里出生入死的山友们。

.....

正午的太阳暖洋洋的照在六个身穿红色Lafuma冲锋衣的人身上，此刻他们正游荡在格尔木的大街上找饭吃。即使匆匆一瞥，你也能看出他们眼里的期待、忐忑、不安、兴奋和期待。





镜头三：

时间：2005年5月1日10:00

地点：西大滩

人物：同期山友，教练老铁

海拔：4100米

今天，到现在，我经历了四个没想到。

一是以为会在格尔木住一晚上适应适应，没想到当天下午就被拉到西大滩
二是从名字上想象西大滩应该十分简陋，一块开阔地加几顶帐篷而已。没想到有房子住，有床睡，还有小饭馆去FB。

三是今天这堂登山入门课，听下来我的结论是，没想到爬雪山这么麻烦！

十点，是老铁给大家上课的时间。准时跨进这家回民小馆，人已经差不多到齐了，大家看起来精神状态都不错。自带装备的人把东西摊了一桌子，像街头练摊的。我们一无所有，只能拣个地方老实坐着。

教练老铁，听说是攀岩界的好手，今天要跟我们说说爬雪山的事。上课是互动的。老铁先让个人说说来这里的目的，自然是爬雪山。然后就是自我介绍，希望大家能互相了解，接下来的几天就要同甘共苦了。





最后是各种装备的实际应用。

几个自带装备的各自披挂起来，老铁逐一点评他们不对的地方。看着那一声叮叮当当的挂件，听着一个个新奇的名字，什么扁带、八字环、上升器，不要说用，今天都是第一次听到，第一次看到呢！

小声问问左邻右舍，爬山时真的要带这些东西吗？答案是肯定的，不禁暗暗叫苦，痛恨自己凡事没长性的恶习，要是以前多练练攀岩，现在就不至于这么迷茫了。

幸好听到老铁说到了大本营会有攀冰训练，我们还有机会在实践中学习使用这些东西，这才放了心。

第四个没想到是高反，为什么还没有到来？

以前我可是一过3500就头痛呕吐的，起码废掉两天。现在，已经4100了。

不正常！完全不正常！

也许是那些抗高反的白色小药片的确功效不凡？但它能一直保我远离高反困扰吗？同伴咪咪开玩笑说，我就像故事里说的那个半夜等着另一只鞋子摔下来的人，只不过我等的，是高反。

更有人危言耸听地说，玉珠峰的大本营由于气候条件极其恶劣，再加上地处山坳，相当于其它地方6400米高度的含氧量，乖乖！这下死定了。

下午，下午就要进大本营了！我像一只即将被送到屠宰场的猪，抓紧时间在西大滩最后美美的吃了一顿午餐。



镜头四：

时间：2005年5月2日凌晨4:20分

地点：大本营帐篷内

人物：我们六个、理查德、老王、地铁

海拔：5050米

不管是热心企盼还是极力回避，高反最终还是来了，它狰狞着，像一只怪兽，变幻着身形，忽而头痛，忽而腹泻，忽而呕吐，将我们一个一个一点一点地吞噬。

一整夜，帐篷里不断有人走过，出去又回来，喘着粗气。

就在刚刚，我强忍着欲裂的头痛，拖着沉重的步子，蹒跚的走到帐篷外翻江倒海的吐了起来。

刮了大半夜的风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抬头，漫天的星斗，一颗流星无声划过。

帐篷里，有人低声呻吟，有人沉重呼吸，还有人辗转反侧。

低声呻吟的是地铁，而沉重的呼吸声则是从老王和理查德的方向传来的，听起来犹如巨石压胸，时急时缓，突然又有了停顿，像被人捂住了口鼻，几乎要窒息了，恐怖至极。

“老王！”同伴加菲猫大声呼唤着。

“我没事，就是头疼。”老王回应着。

“理查德！”排除了老王，目标只剩一个。

“……”

“理查德！！”

“……”





刚刚从外面N次腹泻回来的老公正好拉开帐篷门进来。

“你快叫醒理查德！他好像有些不对劲！”加菲猫吩咐到。

“理查德！醒醒！”

“嗯……”

“理查德，你怎么样？”

“……”

“快去找教练！”

几分钟后，教练拎着一罐氧气瓶进来了。

就在输氧管要插进理查德的鼻子里时，被他挥手打掉了，无法吸氧。

“看着我的眼！”教练抱起理查德的上身，头灯照着他的脸。

“告诉我，你现在在哪里？”

“……不知道。”

“准备车子，立即下撤！”教练果断的吩咐助手。

十分钟后，帐篷里恢复了平静，大家低声议论着。

理查德，这个IT新新人类，两三天的相处，他的言行还历历在目：他就是那个在自我介绍中说爬玉珠不是起点就是终点的人；他就是那个虽然脸色苍白还搬出笔记本电脑，说要做完老板交待的工作的人；他就是那个临睡前吃了大把药片，被我们嘲笑为“药罐子”的人……

而现在，他睡过的地方只剩下四个矿泉水瓶和半罐没吃完的薯片。

他，会没事吗？



镜头五：

时间：2005年5月3日16:50分

地点：大本营

人物：我们六个，地铁

海拔：5050米

日子在百无聊赖和高反的煎熬中如蜗牛般爬过。

上午的天气不错，吃完早饭，每人搬个小凳子坐在帐篷外，端着望远镜，瞄准玉珠峰，看着其他山友的冲顶情况。

今天冲顶的，有我们的朋友地铁。说是朋友，也只不过在一顶帐篷里同住了两天，知道他叫地铁，从厦门来，如此而已。

上午练了攀冰，下午躲在帐篷里打牌，以此打发时间，淡化高反。

“回来了！”帐篷外有人喊。

掀开帐门一看，早上冲顶的山友们回来了。

第一个到的居然是个女中豪杰。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头驴归来！！”

没有鲜花，有的只是我们真心的鼓掌祝贺。

不难看出，虽然她已经累的几近虚脱，却仍无法掩盖脸上散发出的自豪的光芒。

我是多麽希望两天后也能有这样的时刻啊！

山友们陆陆续续都到了，唯独不见地铁的身影。

地铁呢？





听说他可是第一个登顶的！

终于，远远地，他向我们走来，步履沉重。

累坏了，我们想。

“地铁！你回来啦！”我们围上去。

“嗯。”

“听说你第一个登顶？怎么回来走这么慢啊？”

“……”沉默。

随后，老公和地铁的一番对话打开了我们的心结。

“怎么回事？”

“因为登顶后，我突然失去了动力。”

“怎么说？”

“我不知道登山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登山，我牺牲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

“每次我都是把请假条放到老板桌子上扭头就走，在公司我已经可有可无了。”

“为了登山，女朋友吹了……”

“为了登山，这三年我都没回过家……”这时候，地铁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

他说，以后不打算再登山了。

他说，这些登山装备打算在路上或卖或送，给那些真心喜欢登山的人……

他说，先不回家，直接去西藏。

对于他的决定，我无话可说，这种登山后的大彻大悟只属于他。

我们能做的，也只有心底为他祝福，

地铁，一路走好！



镜头六：

时间：2005年5月4日15:20分

地点：到C1的路上

人物：六人，向导大小才让

海拔：5400米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们的压轴好戏终于要上场了！！

虽然高反一天天蚕食着我们的体力，但我们有毅力，有信心登顶！

13:30，六个人整装待发，15公斤重的背包可以压弯我们的身体，却不能压垮我们的精神，明天早上，我们将出现在那6178的峰顶！

今天的天气极其反常，昨夜并没有象往常一样刮风，今天上午天气又好的出奇，中午过后，却起了风，渐渐地还飘起了小雪粒。

围着帐篷外的玛尼堆转了三圈，我们心里默默祈祷：风停，云开，天晴。

“嗨！”六个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又重重的甩下，营地被我们感动了，我们自己也被感动了。

C1，所谓的冲击营地，距离大本营不过两公里，常人却要花3~4个小时才能走完它。

风呼呼的吹，我低着头艰难的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后面是老公，然后是22、33夫妇，最后是加菲猫和小师妹夫妇。向导大小才让则忽前忽后。

风越刮越猛，雪越下越大，很快，远处的山峰就消失在暴风雪中……远处几个小黑点越来越近，是上午登山的山友登顶后下撤了。

“你们还往上走啊？”

“上面的风起码有八级！很危险的！”成功登顶的老王说了这句话后就走远了。

八级风是什么概念呢？！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依稀记得小才让说，他遇到的最大的暴风雪就是雪打在脸上象针扎一样。

很快，这种感觉就来了！

雪粒犹如一枚枚细细的绣花针，天女散花般的从天而降，打在我们裸露的脸上，针刺的感觉。



上了一个迎风的山脊，又是一阵狂风，脚下一个踉跄。
我开始庆幸肩上重重的背包了，是它让我的双脚还留在地面上。我想，咪咪33和小师妹大概也是这么想的。
艰难的回了回头，来来22和加菲猫分别拉住了咪咪33和小师妹的包带，以防她们被风吹倒。
怎么办？
继续前进还是马上下撤？
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时间却不允许我们多作考虑。
躲在一块岩石后面，没有料想到会碰到这么大暴风雪的来来22只戴着薄薄的手套，来来22的手快冻僵了。大才让帮来来打开了背包，取出厚手套戴上，来来的手开始不停的搓着取暖。
到这个时候，我们还寄希望于暴风雪能很快停下来，最起码，小一些。
可是，暴风雪越来越猛，我们的体温一点一点下降，咪咪33说脚趾头有些麻木了。
我们都面临被冻伤的危险。
于是-
15:20，5400米，是这个时刻小师妹手表上显示的数字，也是我们后队变前队，全队下撤的时刻。
我突然理解了地铁所谓的失去动力，当然，是另外一种含义。
我们不得不放弃，我们没理由游戏生命。
一个小时后，我们终于离开了暴风雪的漩涡，安全的回到大本营。
郁闷的心情让我们默默无语，六个人闷坐在帐篷里。
其实，我们应该庆幸，最起码，我们完好无损的安全回来了，可是，你可知道，这时候，还有两个当天冲顶的人——教练小狼和老铁还在山上？
他们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镜头七：

时间：2005年5月4日18:30分

地点：大本营

人物：全营地人

海拔：5050米

老天跟我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4月23号开始的登山节每天上午都晴空万里，天天都有人登顶、下撤，唯独5月4号这天，老天突然叫了个停，说：“晴天我吃腻了，换盘暴风雪尝尝！”

六只泄了气的皮球坐在帐篷里闷头喝着果珍，身体一点点回暖，心却仍是冷的。

王队（总教练王睿）无声的进来。

“暴风雪一会儿就停了，明天都能上去！”

“别泄气！以你们的状态都有实力一天冲顶！”

一天冲顶？刚刚加菲猫这么一提就被我们乱棍打死了，我们不是小狼，我们不是老铁，我们只是六头没有任何雪山经验的菜驴！

说到小狼和老铁，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

“老铁呢？”帐篷外响起小狼急促的声音。

“还没回来！”

“完了，老铁完了。”小狼喃喃的说，心存的侥幸被击得粉碎。





在王队的追问下和小狼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们知道了事情的大概：下撤到5800米的时候，小狼在前面探路，一阵狂风吹过，老铁就不见踪影了，等了一阵，小狼只好独自下撤，途中发生了滑坠，出现了休克，幸而被C1的两名留守协作救下，跌跌撞撞地回到大本营，幻想着老铁能从其它途径先他回到了大本营。

老铁的失踪让营地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

“你们两个，马上上山！”王队命令刚刚随我们下撤不久的大小才让兄弟。

“你们自己要当心啊！”我们六个一一和两兄弟握手告别，这两个20岁的年青人肩上寄托了全营地人对老铁生还的希望。

与此同时，我们六个也做出了放弃登顶，今天随车回格尔木的决定。既然不能帮上什么忙，决不能成为大本营的累赘。

“王队，我们决定跟车回格尔木了。”

“……也好。这次抱歉了！”

“没什么，救人要紧！”

“王队，你自己保重！”

营地上，一辆中巴载着上午登顶下撤的七名山友焦急的等待着我们六个，我们要尽快出发，因为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有手机信号的西大滩，向登协总部报信，这里的搜救急需更多的人、物资……

匆匆收拾了背包，六个人拖着沉重的步子上车，最后再回头看看熟悉的营地，看看每天遥望的玉珠峰，可惜，什么也看不到了，她消失在茫茫风雪中。

出发前，我曾设想了无数个结果，却唯独没有料想到，这次登山竟然以六人无一登顶，甚至无缘见到C1营地，一名高级教练失踪而告终……



镜头八：

时间：2005年5月4日23:00分

地点：大本营一辆中巴内

人物：一车人

海拔：5050米

看看表，这个时刻我们理应在格尔木，或者起码到了西大滩。不幸的是，四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车子离开大本营不过500米。

为什么？

车子坏了。

如果你还想进一步问技术原因，那我只能告诉你，没必要。

用司机的话讲，车子坏的莫名其妙。

无法到西大滩报信，大本营不得已派出最后一辆给养车连夜出发。

于是，在这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在这个小小的铁皮盒子里，十几个人蜷缩着无法脱身。

即使是窗门紧闭，我们也能听到外面暴风雪的呼啸，呜呜呜，呜呜呜……如哀泣，似悲鸣。

很快，车窗上就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霜，车内的温度也越来越低，那种感觉，好像是先被送进了冰箱的冷藏室，然后是零度保鲜，再然后，就是冷冻了。

疲劳、饥饿、悲痛和压抑弥漫在整个车厢，邻座的人小声地议论着老铁的事，深深为他惋惜，这个时候，已经没人相信还会有奇迹发生了。

每个人都强忍着浓浓睡意，拼命提醒自己不要睡着，不要睡着！好像一旦睡去就不会再醒来一样。

嘣嘣嘣！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车门一开，原来是营地的人送来一大锅热乎乎的方便面，他们竟然还想着我们！大家激动的不知说什么好。

一碗方便面下肚，胃里舒服多了。

司机又试着发动车子，还是不行。

……



嘣嘣嘣！又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车门打开窜上三个协作。

“快，谁有电池、头灯和厚手套？营地不够！”

大姐第一个跳起来，从背包里找出头灯和电池递过去。

“说吧，还要我们做什么？”大姐义薄云天的问。

都说打牌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本质，我觉得，那不过是无意间露出来的小性情罢了，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流露出的才是一个人的真性情。

我相信，那一刻，大姐的行动可能对有些人来说，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鲁迅）。

.....

再次发动车子，仍是徒劳。

“看来，是人在留车。”加菲猫突然冒出的一句话让大家恍然大悟，纷纷点头。

加菲猫啊加菲猫，你可知你的这句话让我毛骨悚然？

许是恐怖片看多了，我立刻觉得车头前仿佛有人飘在半空中伸出双手挡住了去路。

幻觉，幻觉！

我摇摇头回到大家对老铁的悼念中。

.....

哈口气在车窗上用手套擦出一小块玻璃，我忧郁的望着车窗外，无休无止的暴风雪，几颗星虚弱的闪着光。

老铁又来了，这次他是被风吹来的，重重的摔在窗户上，用空洞的眼神盯着车里的一切，然后，缓缓从车窗上滑下去。

我恐怖的摇摇头。

“看什么呢？”旁边的小师妹问我。

“看天呢！星星出来了，明天应该是个晴天。”

午夜。

无尽的等待换来的是一次次失败，车子停在原地一动不动。

没办法，我们决定撤回大本营，过了今晚再说。

背着重重的背包，我们顶着风雪向大本营走去。

那里，发动机传来轰隆隆的响声，划破夜空。它让一盏灯彻夜长明，为老铁指明回家的路，或走，或爬.....



镜头九：

时间：2005年5月5日9:10分

地点：大本营到西大滩的路上

人物：一车人，老铁

海拔：4900米

昨天晚上艰难地回到原来住的帐篷，却发现里面已经不能住人了，冷，地上还积了雪。

无奈，只能到协作的帐篷里挤挤凑合一晚。

整晚，都不断有人进进出出，协作们轮流上山搜索，虽然明知希望不大，这一行动仍然机械地重复着。

早晨，出了帐篷，眼前一片萧条，吃饭的帐篷已经被风吹垮了，歪歪扭扭的瘫在地上。

强烈的阳光刺痛了双眼，好一个晴天！

眯着眼打量着远处的玉珠峰，她又露出了柔美的线条，经过一夜的暴风雪，一些原本裸露的地方也变得洁白了。

她静静的伫立在那里，恢复了女儿家的娇羞。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玉珠就是昨天的玉珠吗？！

如果是，那你怎么可以！怎么可以轻易地将一条年青的生命悄悄抹去后还若无其事？！

.....

经过昨天晚上车子上的痛定思痛，我们决定不再登雪山了。

我们可以忍受不能登顶的挫折感，却不能忍受失去尊敬的人的痛苦，从去年四姑娘的卢三哥，到今年玉珠峰的老铁.....

我们注定与雪山无缘。

.....

车子终于修好了，我们再次启程。

走吧，走吧！

此刻，我突然意识到过去的四天中，我竟然没有照一张以玉珠为背景的照片，没有，一张也没有。

冥冥之中安排我们刻意忘记这令人心碎的一页。

玉珠是每个人心里的痛，一道新的划痕。

.....

从大本营出去到青藏公路要先经过一片乱石滩，虽然在我们看来毫无头绪，可司机对这条线路却谙熟于心，即使是昨晚的风雪夜，他说也不会迷路。

可是，就在今天，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他却迷路了。

开了一段觉察不对，停了车子下车观察了一会儿，我们才最终走上了正路。

老铁仍是车里悲哀的主题.....

此处略去500字。



镜头十：

时间：2005年5月7日18:10分

地点：上海虹桥机场

人物：老爸，我

海拔：4米

没登成顶，回来的路上我还真有机会去了趟青海湖，也算是对老爸有了个交待……

“爸！我回上海了，刚下飞机。”

“总算听到你的声音了，这几天我和你妈都在念叨你呢！”

“不用担心！”

“身体没问题吧？”

“很好，很好！每天就是围着湖转转走走。”

“听说青海湖那两天天气不怎么样？”

“嗯……是不太好，不过最后两天还行！青海湖很漂亮的，回头给你看照片。”

“好啊！”老爸乐呵呵的说。

收起手机，我想，不错！青海湖里的玉珠峰，鼻子又长了一截。

可是，如果我说我在青海湖里的确看到了玉珠峰，你信吗？

实际上，不仅在青海湖，在火车经过的广袤的荒原里，在飞机飞过的蔚蓝天空中，我都看到了她的身影，有一段时间，她曾经出现在我看到的一切景物里……

人物谱：

熊鱼汇六人：一回上海就受到留守汇员们的热烈欢迎。卖关子，故事分两次讲完，因此骗吃骗喝了两顿。

理查德：车没到西大滩人就清醒过来，留下了难过的泪。

地铁：大本营一别，杳无音信。

大姐：在格尔木多休整一天，临别大家一起吃了饭。

老王：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而登山，这次终于了却了心愿。

老铁：和我们成了好朋友，只不过，我们把这次没登顶的责任推到他身上，只要来上海，就会被我们敲诈，是我们永远的饭票：)



那一夜的风雪

老铁



那一夜的风雪



引子：

5月11日，

在回北京的火车上，快到郑州的时候，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开头就是：“祝贺你快要发大财了”。突然是一愣了一阵，然后才反应过来，原来是祝贺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其实，玉珠遇险后，我也曾想起这句话，在惦记发多大的财才算“后富”。后来突然明白了：其实，大难不死后，活着其实就是最大的福了！

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可以和朋友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可以和亲人们享受天伦之乐，可以看到花花草草。。。

真的感谢上帝！





4月27日

中午十二点左右，我还在山野杂志社编辑部，正准备离开。一位编辑叫住我，要我写玉珠峰的稿子，顺便拍点照片。我当时还愣了一下，因为玉珠峰实在是太普通了：举办了数次登山节、无穷多的驴友去过。。。

我还记得当时的回答是这样的：“玉珠峰还能写什么稿子呢？”

上帝真的跟我开了个很大的玩笑，结果是我成了文章的主角。

下午一点半的火车，我一点二十还在西客站外面狂奔！背着一个70升大包、扛了一个奥索卡装备包。委实担心上不去车，内心在祈祷上帝帮助我，当然，最后还是挤了上去。结果是满身湿透。终于坐下来，才发现原来车厢里有不少背包客，大包小包塞满了行李架和卧铺下，还偶尔露出来防潮垫等五颜六色的东东。车厢里弥漫着狂野的氛围。

列车一路西去。我沉浸在沉思中。

33岁了！人过中年天过午！三十而立，想起来都害怕，自己却什么都没有。毕业十年来，到处奔波，尝试了各行各业，最后两手空空，爱情、亲情、友情、事业、金钱……

所有这一切，我都陌生！

我到底怎么了？

也许登山是我忘记所有这些的唯一解脱方式。



4月28日

下午车就到西宁。

接近中午时分，我开始在车厢里寻找猎物，就是能够同在西宁分担房费的兄弟。挨个铺看过去，在车厢的另一头找到了一个仿佛单独行动的山友小猫。上去搭讪，才知道原来也是去玉珠峰！正好逮着！真的太合适了。两人一商量，决定下车后一起找旅馆，分担房费等。

我们都拿了网上下载的驴友们的推荐资料，看了半天都觉得不是很满意。最后还是决定现找。最后在离火车站不远，正对的大街边有个什么龙的宾馆，标间120左右，含早餐，房间也很干净，就搬了进去。

简单洗漱后，我们就到当地最有名的小吃一条街：水井巷，准备大吃一顿。结果还是令我们比较失望的，小吃太少，卖杂货的倒是不少。随便吃了点什么，我们就打车去北禅寺，准备适应性地攀登，拉练一番。

北禅寺类似麦积山石窟，但规模和保护都差的很多，现有的景区大约一转身就看完了，而且颇危险。其他风化了的石窟被拦了起来，如果没有风化的话，也有3-4层的辉煌气势，可惜啊！我和小猫见人不注意，就沿着旁边一个小山坡爬出了景区范围，一路也是颇危险，毕竟山石风化严重。有几次是我发挥了攀岩的技术优势才过得去。

小猫身型稍微健壮，所以困难点，但耐力很好。我们下山后又徒步去大清真寺。他实力果然了得，我已经快不行了。



4月29日

下午从北京又来了几位山友，是小猫的搭档。

他们准备自行攀登玉珠峰，没有和青海登协打招呼，和我属于两拨人，我是经青海登协官员李庄主邀请过去作教练的。

由于我事先看到了青海登山协会关于登山节的通告，估计他们到那边可能会遇到麻烦，就先给他们打了边鼓，没有想到后来的确成了事实。这是后话。

当日下午，我们接了刚到的几位，一同搭火车去格尔木。

这车也是夕发朝至，晚上离开西宁，早上到格尔木。车上背包客就更多。

我在车上也结识了一位来自安徽芜湖的山友“雪山”，人高马大，块头比小猫又多了一圈。听他讲述过去的登山经历，也是乍舌！现在的新人真利害，装备也越来越先进，真的是今非昔比。我们虽然玩的时间长，但没有他们进步快。

途中还有个小插曲，就是一个去拉萨作电脑生意的安徽同乡似乎高山反应，脑袋开始疼，上下床很不方便。我就和他换了床，并给他吃了点药，虽然我知道效果没有那么快。也许是安慰剂的关系，他的反应似乎好了一些。



4月30日（1）

火车一早到达格尔木。

重见格尔木！94年一别，就是10年！格尔木变化太大了！火车开过去，看到了不矮的楼房、成片的树林，一切已经不再是往日的凄凉。

车站口站了青海登山协会的接待官员，见到背包客就上前问候：是不是参加玉珠峰登山节的？由于小猫他们没有联络，我们就此别过。我和其他登记登山的山友们就到站边的格尔木宾馆3楼报到。

这里是本次登山节的报到处，套房很宽敞。山友们一进来，房间就没有位置了，到处是花花绿绿的登山包，连脚都没有地方放。

我找到了庄主，本以为可以分个房间，休整一下，也算有个适应，结果被告知直接去西大滩！

于是又把包转到青登协的中巴车上，径直去西大滩了。

“青登协西大滩办事处”坐落在养路段里面，有数间铁架床。刚从城市里过来，还不适应，就到旁边找了老乡的土炕睡了一晚，结果炕太热，没睡着，烙了一晚的饼，真的翻来覆去。

到了山上的时候，呆在冰冷的大本营营帐，开始觉得西大滩的养路段铁床还是不错的选择。



4月30日（2）

当日下午，和驻守在西大滩的青登协官员及高山协作、司机们吃过饭，就惦记着出去作点适应性训练。

就在西大滩聚居区对面就是青藏铁路，横梗在荒凉的戈壁滩上。我们去的那几天正是中央领导来考察的时机，铁路两边很多的重型机械还在热火朝天地喧嚣着，旁边不少劳动人民在挥舞着镐头、铁锹等。想象一下，在海拔4100米的高原上，吃饭都要吃半口，呼吸半口，不要说拎镐头干活了！内心很是敬仰！

我穿过铁路桥（专门设计，为动物们留的通道），向一号冰川挺进。路过一片滩羊，羊群中好像有黑色多毛的狗，估计是藏獒，没敢多看，就溜了过去。

一号冰川地形相对简单。沿着冰川边的碎石坡，我径直走到了冰川的中部，似乎并没有感到累。但时间过了大约2个小时，天色渐暗，不敢久留，就留影下撤。

回去途中见到刚刚到西大滩的登山学员们。



5月1日

西大滩

上午是培训时间。

我的任务是给1-5日登山的队员做简单培训，包括装备介绍、山地行进、高山适应、高山反应症状及预防等等。

学员们陆续地来到了我们约定的回族饭店，其中有些人似乎已经有点蔫了，相信是高原低气压的杰作。

不少人按照我的要求带来了装备，也有些人看装备的眼神似乎比较陌生，看来需要讲得细致点。

讲座内容就不细细聊了，只记得讲课中学员们的眼神时常有游离的感觉，也许是不明白？还是高反惹的祸？中间有安排时机操作和保护示范，颇有几个基础扎实的学员，动作标准，思路清晰。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课程结束后，给他们作心理辅导的一句话：“登山其实很简单，把登山当成锻炼身体就可以了。我从来不锻炼身体，只把登山当成锻炼身体。”

5号回到格尔木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这句话，不禁惊叹起来：“是不是上帝听到了我的话，要我锻炼28个小时，徒步40公里呢？”



5月1日

昆仑山口

去南坡一定路过昆仑山口。92年我们进藏路过昆仑山口时，这里仅仅有一块昆仑山口纪念碑，是我们留影的唯一标志。现在的昆仑山口不再荒凉，在高高架起的青藏铁路线下，耸立着众多的纪念碑、雕塑等。最靠近路边的是为保护藏羚羊而献身的索南达杰纪念碑，碑上有他的照片。很多哈达挂在纪念碑上，也可以看出来纪念碑有被破坏的痕迹，相信是盗猎的人干的。

碑群里最大的要数可可西里纪念碑，占了好大一片地，几只藏羚羊形态各异地奔腾其上。我看到的时候，很是震撼，想起可可西里电影里的一些片断，感谢我们政府的重视。

快要离开的时候，我突然在众多石碑中发现了2000年山难的纪念碑！时光一下子拉回到5年前，也是五一期间，来自广东和北京的5名山友，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吞噬。他们的名字，被镌刻在一块不大的花岗岩石上，支在水泥柱上。我的心有点感动，就拍了下来，以作纪念。





5月1日

大本营之路

去玉珠峰南坡大本营本来没有路，前些年淘金人去的多，有了简易公路。近几年随着玉珠峰登山节的开展，政府也投了很多钱，我们这次进去还看到了修路工人和他们的工篷。

从青藏公路看昆仑山脉南坡很平坦，只是玉珠峰稍微高一点而已。一路进去，旁边还偶尔能看到野驴，三五成群，远远地悠闲着。我们车开过去的时候，它们会跑远点，然后盯着我们看看，就又独自悠闲了。我们真的成了它们的过客。

虽然从青藏公路到南坡大本营仅有18公里，车子却开了两个多小时。

当我终于站到玉珠峰的南坡大本营地，看到俊俏的山体和美丽的顶峰的时候，我对她的整体印象就成为：一个美丽的并且有性格的少女。正如同她的蒙语：可可赛极门峰（迷人的少女）一样，充满了神秘的感觉。

那一夜的风雪



5月1日

大本营

两个小时后，终于到了玉珠峰南坡脚下。在下午阳光照耀下，玉珠峰显得格外娇娆。一如同这山的蒙语：可可赛季门峰（迷人的少女）一样，充满了神秘的感觉。

玉珠峰的南坡大本营规划很好，超乎我的所求所想：炊事帐、餐厅、教练帐、学员帐井然有序，4辆汽车待命。其中竟然有一辆保鲜车！据说之前没有保鲜车，需要用菜刀剁碎鸡蛋放进锅里化开才能用！估计打人绝对能肿起包来。

营地旁边就是冰川溶化的水形成的冰河，水流不小，不需要去化雪取水。只是水质不太好，因为离冰川太近，所以水里杂质很多，主要是矿物质悬浮微粒。烧开水放进暖水瓶，隔天倒水出来，还是污浊的，根本没有沉淀到下面去。也许是杂质的比重太小？





5月1日

大本营

当天下午，我又去南坡冰川作了适应性训练。到达了攀冰训练场地附近，海拔大约5300左右，才转回去。后来想起，也许是连续两天的适应性训练有些过度，才导致后来严重的高山反应。

晚饭是面条。但普通的面条在“昆仑第一刀”手里出来，感觉就是不一样！味道好极了！仿佛在山下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面，于是多吃了一碗。结果这两碗面条在我的肚子里闹腾了一晚上，加上高山反应，一夜头疼、恶心，有几次竟然觉得嗓子眼堵住了，无法呼吸，还记得在喊：“God, help me!”真的奇怪还是说英文。

带来的特制防水睡袋似乎不够保暖，1200克的绒在全防水的面料包裹下，仿佛是一层毛毯而已。整个夜晚我都在睡袋里翻来覆去，慨叹为什么天还没有亮。





5月2日

大本营、格尔木

第二天一早，大约五点钟的时候，听到帐篷外面一片嘈杂，大约传来什么：“不行了！”“氧气！”“起来，快去发动车！”。。。。。等等断断续续的词语，然后是吉普车的声音消逝在山谷里。我一直忍着，想在黎明前睡着。

七点左右，我终于忍不住，冲了出去，在营地旁边狂喷了一顿，把隔了一整夜根本没有消化的面条都吐出来，才感到些许舒服。然后在很多人的苦口婆心的劝导下，喝了一碗稀粥，就又觉得昏昏沉沉地了。当时似乎连拧保温瓶盖子的力气都没有了，请别人帮忙才又灌了一壶果珍。然后我就缩在大本营旁边的中巴车里，准备补回昨夜欠下的睡眠。

整个人的状态到了下午也没有完全好转，有些嗜睡而且有发烧的感觉。后来在大本营总指挥王睿的安排下搭乘中巴车撤回到格尔木调理，同车还有浙江大学的一位山友，并且有另四个高山反应比较严重的兄弟一同撤回格尔木。

回到格尔木才知道，早上送下来的是来自深圳的谷原兄，他当时已经没有直接反应，而且无法正常穿衣服，当然也无法走一字步了。下到西大滩的时候，他才有些清醒，并问司机是去哪里。司机回答说“我们快到格尔木了”。再问他，仿佛只记得睡着了，醒来时已经在车上了，然后就回到了格尔木。可怜的孩子！当然，我的情况好那么一点☺



5月3日

格尔木、大本营

我到了格尔木也感觉好多了，脑袋也清醒了，动作也稳定了，只是觉得可能是昨夜睡觉的时候有些着凉，鼻子开始不通气了，就赶紧开始吃鼻炎康，一种最适合我的感冒药。

果然第二天一早醒来后，感觉好多了。早晨起来还去格尔木的闹市区转了转，还看到了西单商场的格尔木分店，感叹这里的发展速度。看看自己无事，就决定当天和司机一起返回大本营。一同返回的还有昨天一起下来的杭州兄弟“满天舒卷的云”。

中午我们就开始往大本营赶。路上并没有吃午餐，为的是能够在当天登顶队员返回大本营之前回到那里。不过我的胃口很好，一路吃了一袋早餐饼。

回到大本营不久，就接到了从山上登顶返回来的山友们，然后是欢迎，接着就是欢送。其间，印象最深的是来自厦门的“地铁”兄的一句话：“我是第一个登顶的，但我是最后一个撤下来的，因为我登顶后突然没有了任何支柱”。当时我虽然在安慰他，怕他的心理有什么不正常的演变，但我的心里也似乎有了些瓶瓶罐罐在翻来覆去地倒：为什么登山？

仿佛马洛里的那句名言“山在那里！”并不能让我满意。但没有想到什么更好的解释，就暂时忘掉了这个极难的问题。



5月3日

大本营

当天下午回到大本营就看到了小狼，状态似乎不太好，躺在帐篷里睡觉，好像头有点疼，有些高山反应。醒来见到我之后，马上就精神了起来，开始重叙旧日时光，又眉飞色舞如同没有事一样了。

当时大本营里只剩下六位来自上海的山友等待登顶，又有4位藏族协作和两位汉族协作陪同，我们都没有很大的工作压力，又不希望被高山反应更长时间蹂躏，就商议第二天（五月三日）当天从大本营登顶并下撤。然后第二天协助他们拆路绳和C1帐篷等。经过和其他教练的协调，最终敲定我们两人的冲顶计划。

于是我们两个在三号下午就收拾好了冲顶装备，并准备好了补充食品如巧克力及牛肉干等。我还带上了从西宁买来的CICI果冻布丁喜之郎作调味品，这是一种不错的饮品，可以让枯燥的登山路途变得稍微有些盼望，可以在休息中奖励自己。





高山石板烧牦牛肉



大本营（5050米）

5月3日晚，昆仑第一刀钟峰厨师在晚饭后，不知从哪里搬来一块青石，油乎乎地，架在小三角铁架子上，点上汽油喷灯。小狼用一块肥肉开始清洗滋润青石，钟峰把鲜鲜的牦牛肉切成很薄的片，教练们都挤了进来，开始期待美味。石板渐热，肉也开始滋滋地响起来。小狼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罐啤酒，浇在快要烤熟的肉上，一片云雾散后，又撒了点椒盐。。。

我的口水不知流了多少，只是不敢吃，害怕高山反应再吐出来。心里带着强烈的愿望：“等我明天登顶后一定美美地大吃一顿！”可惜，我的愿望没有实现☹



5月3日

大本营

临睡前，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厨师钟峰在巡察帐篷时，发现其中一位来自新疆北山羊的山友反应不正常，检查后判断是高山反应严重，马上叫醒司机和李卫东，连夜护送那位山友下撤到格尔木。

一同下去的还有来自一个来自河北的老山友。当天下午李卫东巡营时发现了，就拉他过来休息。当晚我们发现他也有轻度高山反应，就劝他一起下山。结果发现他当时已经没有力气整理睡袋和帐篷了。倒是我去帮忙，颇是花了些力气才打理好。他们一走，这学员帐里就空无一人了，我的心里有点凄凉的感觉。





5月4日 凌晨5点

大本营

当晚，依旧全程失眠！根本无法睡觉，不知道是抽的烟多了点（据说可以提高高山适应性）还是咖啡喝得多了（以前对我没有影响），抑或是兴奋的原因，总之彻夜未眠。辗转反侧，脑子里把几乎整个过去的日子翻了个遍，如同在放电影一样一幕幕。我在各个场景中轮番出场，自导自演着属于自己的戏剧。

到了五点钟，我在黑暗中叫醒小狼。我忘记了带头灯，只能抹黑起床穿衣。一起穿戴整齐，准备出发。我们尊敬的厨师钟峰也被我从睡梦中叫醒，请他给我们烧水作早餐。钟峰也是刚刚睡下不久，不过他跟我说过他在山上一般睡三至四个小时就足够了。我也就厚着脸皮请他帮忙准备。

临行前，钟峰把他的PETZL小头灯带到了我的帽子上，叮嘱我一定要还回来，说是借别人的。

凌晨六点我们两个准时出发，天还没有亮。没有月亮，我们一高一低地走在河床里，头灯微弱的光在幽静的峡谷里时隐时现。快到5300米处的过渡营地位置时，才看到金色的月亮挂在山那边。

天渐渐亮了，已经可以看到脚下的路。不久，太阳开始从另外一侧慢慢升起来，远远的戈壁滩也就开始有了些生气。当时似乎能联想到大峡谷组曲里面关于清晨时分山径上迷雾散去，阳光、空气缥缈时的美妙乐曲。不过当时并没有太多的心情享受美丽的风景，更多的是想尽快到达C1营地，稍作休息后就准备冲击顶峰。



5月4日 早晨8点

C1营地

C1营地并不是那么容易达到，途中由于没有明显的路线旗，我们还走了点弯路。

大约在八点半左右，我们才到达那里。算起来花了两个半小时，比一般的人是快多了，不过和几个藏族协作比起来，还是慢。良好天气下，他们可以在40分钟左右上来。

由于我们计划当天冲顶下撤，就决定只背一个小的冲锋包上去，水壶也只拿小狼的大保温瓶。我把我的雪杖、登山包留在了C1。另外我还把保温瓶留在了C1，计划登顶返回从C1下撤时再喝。（后来没有再见到，可能葬在那里了）。

修整、补充营养、更换登山靴以及冰爪后，就已经是九点半了。正要出发，王升荣从山下赶来。聊了几句，我们就继续上路了。

不久我们就遇到了从5700处下撤回来的浙江大学的一个山友，说是“脚趾有冻伤的感觉”，就决定下撤了，我很是替他惋惜。





5月4日 下午1:30

TOP登顶

从C1营地到顶峰这段路并不好走，坡度比较大，而且亮冰区比较多。所以青海登山协会的协作人员在这段路上铺设了将近800米左右的路绳，全部是静力绳（几乎没有延展性，拉力在1000Kg左右）。

我们两个大约中午十一点左右到达了5900米左右的碎石坡地带。说是碎石坡，其实就是一点点碎石，但相对于整个山体的洁白和纯净，这里算是个碎石坡了。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从山上下来的两位藏族协作和最后一名登顶队员。当时我曾经询问上面还有多少路要走。他们的回答是要四个小时。我和小狼评估了我们的体力和路线，决定继续攀登。（我还记得1990年张为和北大的兄弟们登顶的时刻是下午6:44分，这也给了我一定的信心）。尽管当时天空上开始飘来朵朵小棉花状白云，但都是飘过后就是晴天。于是更坚定了我们继续登顶的信念。（后来证明我们的乐观是错误的，那时已经是坏天气的前兆，只是我们无法预测而已）

风越来越紧，雪也越下越大，云也越来越黑，体力也越来越差……
一切的一切，都在考验我们。



5月4日 下午1:30

TOP登顶

小狼体力比我好，走在前面，我在后面手脚并用地跟着。有几次，小狼停下来，等我，然后问我：“哥们儿，怎么办？上不上？”最开始我的状态还可以，很想坚持下去，又确实担心雪中登山会有什么未知后果，就把选择权给了小狼，事实上也是给了他很有力的答复：“我听你的！”。但后来几次再问我的时候，我的体力和意志力已经接近崩溃的状态，因为实在是太累了，也想起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谚语，也就不再坚持了。只是我的答复还是：“我听你的！”。不过我的眼神还是有些不甘心的样子，毕竟我们都是教练，应该没有问题吧？小狼每每看到我的样子，又扭头继续。

顶峰越来越近，坡也越来越陡，雪也越来越厚。到了后来，我几乎是爬在了雪地上。突然，小狼说：“到了！”我站起来，果然，远远的地方，隐约有个铁三脚架立在那里，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顶峰航空站标了。我们终于到了山顶的平台！我们甚至都没有走到三脚架跟前，就在远远的地方，以它为背景拍了几张照片就下撤了。





5月4日 下午2:00

乱石坡（5900米）

我那时才深刻体会到上山容易下山难。毕竟上山已经耗尽我的体力，下山就更难过了，腿仿佛快要不听使唤，趑趄趑趄地跟在小狼后面。好在当时高处的雪比较厚实，可以减缓我无意识倾倒的可能性。透过雪镜，我直直地盯着小狼。那个时刻，他就是标杆、我的方向、我的灯塔。我只见一个红色的背影在大约20-30米处晃动，不断向下。为了减少我们之间的距离，我只有继续向前追，生怕被落下，再也看不到他。

终于在一处碎石坡处停了下来。现在还记得小狼很兴奋地跟我说：“我用“之”字型走法，终于找到了来时的路。你在这里等我，我继续寻找下去的路！”过了一会，他回来了，我跟着他的身影继续下撤。此时风雪已经很大了，我穿上了羽绒服，如狗熊一般在他的身后挪动。

不久我们又迷路了。小狼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你待在这里，不要动，我下去再找路。”然后就向右下方走去。我看着他的身影慢慢变小、消失，脑袋里飘过一个念头：“啥时回来啊？”

这是我在山上最后一次见到他的身影。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漫长的等待。。。

等到我的全身都覆盖满了雪，而且风不断地把雪向我的脖子里、衣服里灌。很快我就成了雪人，蹲在陡峭的雪坡上。我尝试着在附近寻找小狼留下的足迹，没有找到。我的身体渐渐冷了下来。终于，残存的意识告诉我：我应该自己下撤了，否则会有可能被冻死在这里。于是我就尝试慢慢下撤。

（后来才知道小狼在离开我不久就滑坠了一次，由于膝盖旧伤影响所致）



5月4日 下午2:00

东南冰川顶部（5300米）

风雪越来越大，我已经由寒冷转到了恐惧，根本没有心情去拉上羽绒服的拉链，也不管挂在胸口的尼康FM2相机了，任凭它在我的胸前晃来晃去。走了几步，我发现用脚走下去是件很痛苦的事情，腿已经快没有力气了，加上风紧雪大，不是很容易站稳。我开始尝试坐在雪坡上向下滑，然后用冰镐的鹤嘴做我下滑的舵。很快我尝到了甜头，似乎很惬意，如同坐儿童公园里的滑梯一般爽快！不过其中还是遇见了几次意外：有两次是下滑速度过快，我就把身体弓起来，把更多的力量压在冰镐尖上制动，果然速度减慢了很多。另外两次是由于冰爪的羁绊，我差点头朝下翻了过去，于是就稍稍把双脚抬高，整个身体就在GORE-TEX冲锋裤上滑下去。当时已经顾不得裤子被磨破，只惦记快点下山。不过后来发现这裤子质量还真的不错，没有任何磨损的痕迹。

也有两次是我发现身下一起滑动的雪块开始增多，很担心引发小型雪崩，于是就尽可能地离开原来下降的轨道，换个方向继续下滑。

最惊险的一次就是我滑着滑着，突然发现我的右脚悬空了！我迟疑了大约几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判断我滑到了一个冰裂缝的上方！幸好我的左腿已经到前面去了。我小心谨慎地翻过身来，把冰镐放远点，试探冰裂缝的宽度。好彩这个冰裂缝不宽，也许是冰川离开山体的最近最小的冰裂缝。我用最快的速度离开那个冰裂缝，不再滑行。

我开始走向右侧有裸露岩石的乱石坡，小心谨慎地前进，每走一步都用冰镐先乱捅一气，努力判断前方是否有可疑的情况，争取别再掉进冰裂缝里，因为我一个人掉进去，就只有一个结果了，等着被冻死。



5月4日 下午2:30

东南冰川顶部（5300米）

雪坡很快就过去了，印象里大约也就是二十分钟左右，然后我就站到了冰川的上方。眼前也亮了起来，看得比较远，原来我已经离开了风暴层。这时，我的视野里出现了两个带颜色的异物，如同两块彩色石头在下方，距离不远，又有点像帐篷！因为上山前知道有几位山友在爬北坡。我以为自己到了北坡的冰川，内心很是高兴，以为可以沿着北坡冰川很快下到西大滩，就可以叫个车回大本营了。给他们一个惊喜！这么想着，就从胸兜里掏出了喜之郎果冻CiCi，一口气吸进肚里，感觉爽极了。最爽的就是内心在设想大本营的人突然见到我从另外一个方向回来惊喜的表情！

幻想的美好并没有持续多久。我继续走近那两个异物，才发现竟然是两具尸体！！！脑袋里闪现的第一印象是：这两具尸体应该是2000年山难的其中两具。当时我并没有丝毫害怕的念头，反而认为是上帝的安排。因为前天路过昆仑山口的时候，我在碑林中发现了他们遇难的纪念碑，还留了影，没有想到上帝会安排我看到他们。

我的第一反应是给他们拍个照片，让他们的亲属们能够知道他们的位置，也留作纪念。于是迅速地拍了三张。然后下撤。接着才反应过来：如果我不小心滑坠，那么结果就可能和他们一样了！不过这个念头也没有停留多久，因为我已经把全部精力放在小心翼翼地沿着冰川与山脊的边缘行进中去了。

注：细心的读者应该注意到，我能在远远的地方把尸体看成帐篷，说明我的眼睛已经开始放大所见到的物体！这样的幻觉一直伴随着我的下山之路。



5月4日 下午3:00

东南冰川顶部（5300米）

在不远的冰川舌下方，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建在冰川里的小屋子：有门窗，而且是用塑料布遮住的！我的第一反应是可能遇见淘金的人了。于是我大声地喊了几遍：“有人吗？”。过了好久，也没有人出来。我突然害怕起来：万一出来什么怪物、雪人等咋办？或者是什么越狱的人躲在这里？我便急急地继续下撤。一边走还一边向后看，观察是否有人放冷枪。（现在回想起来，房子也许是我的幻觉所致）

穿着硕大的登山鞋，还带着冰爪，走在冰川边的碎石坡，真的是痛苦的经历！由于我一直以为就要走回西大滩，就一直没脱下冰爪。想看到聚居区再脱下来，结果脚腕附近的皮肤有些磨损。后来我终于相信我没有走到北坡冰川，因为根本看不到什么聚居区。

这个冰川太漫长了，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有三级左右才下到戈壁滩的上方。回头向山上望去，整个山体的上方都被浓白色的云遮住，无法判断玉珠峰在哪里，大本营在哪里。我在努力搜寻自己的记忆，想查看是否这段山体与曾经路过的某段相似，然后判断我在玉珠峰的哪侧。才能知道如何回到大本营。冥冥中，记起进山途中似乎有一段类似眼前的山体，就在来大本营的路上。我于是判断自己要继续向戈壁滩外走，垂直于山体的走向，直到遇到进大本营的公路，然后沿着公路走回大本营。

注：后来事实证明我判断错误，我实际上是滑到了另外一个山坡——东南冰川。于是我距离大本营就越来越远了！



5月4日 下午3:30

东南冰川底（5100米）

我沿着冰川融水冲出的山谷向外走去，心里很是高兴，幻想我突然在大本营的进入方向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景象。相信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居然绕道了他们的后方！不过，臆想的情况终于没有出现，我向山谷的另外一面走了很久，翻了不知道多少小土坡，过了多少河沟已经忘记了。只是记得一直没有经过什么简易公路，也没有看到养路工人的身影。我还是一直在幻想找到养路工人后，请他们开着拖拉机冲到大本营，告诉兄弟们我安好的消息。这个时刻最终也没有出现。

越走越累，内心的喜乐已经被失望代替。登顶时的疲倦重又渐渐袭来，我兴奋的脚步越来越慢。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后，我来到了河谷的另外一面，这里是一个小的湖面，结了冰。周围看不到任何公路的痕迹，山体依然笼罩着云，而且现在想起来，那时笼罩的云应该是越来越厚了。

在没有任何警醒的情况下，我作了个决断：向西！因为我知道玉珠峰肯定在昆仑山口、青藏公路的西侧，向西走的话我一定能够走到公路边。当时太阳还在头上，我就沿着刚才出来的方向的垂直方位一直走向太阳。翻上了一座小山坡后，天气突然变化，狂风挟着大雪呼啸而至。从这一时刻起，我的噩梦真正开始了。。。。。





5月4日 下午5:00

戈壁滩（5100米）

风从一开始就极其凶猛，大约有十级左右，好多次几乎要把我吹走。好在风的方向一直比较稳定，大约是从北向南吹。我一直垂直于风的方向，继续向西，象苦行僧一样在暴风雪中踉跄前行。

最开始的一个小时里，似乎还沉浸在其中的苦乐中。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的乐趣和意志已经被风暴吹散了，非常希望找到一个大石头躲躲风。但是茫茫戈壁滩上，眼中看到的大石头，或者说是幻觉中的大石头，到了跟前，都成了最多一尺高的小石头。如此往复地找了很久，终于忍不住了。找了块小石头，就在它前面坐了下来。也许因为我的迎风面积小的原因，好像觉得风小了些。但不久就发现于事无补。只好继续前进，尝试寻找更大的石头。

大约在风中寻找了两个小时左右，我终于失去了信心，决定在暴风雪中挖一个土坑，能够把自己藏进去。不过当时也马上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这避风的坑可能就是我的坟墓了。想到这里，我开始抱怨：“上帝啊！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平？让我葬身在这戈壁滩，还不如让我和刚才山上的两个人躺在一起得了。山都下来了，却死在戈壁滩上，真的是很没有面子！”（那个时候还很在乎死的方式和地点！还在惦记其他山友们如何评价我的死法，真的滑稽！）就在这一时刻，暴风雪忽然安静了下来！阳光照射进来，眼前一片宽敞，能见度有数百米。很快我发现眼前有一条蜿蜒而至的车辙，非常清晰地印在戈壁滩上。惊呆了数秒，我清醒过来，知道自己有救了：只要沿着这车辙，沿着它进来的方向，就可以走出去。我简单判断了方向，沿着认为是进来的方向走去。远处有几个黑色的石头很象是吉普车，但我克服了这个想法，宁愿相信它们是石头而已，因为我已经意识到我的眼睛能够放大物体了。



5月4日 晚上8:00

戈壁滩（5100米）

风雪继续，我一如苦行僧一样，继续。当时已经不再希望能够当晚回到大本营了，只是希望能够走到青藏公路上。

车印很清晰，也许是因为风大的缘故，雪并不能掩盖全部车辙，在凹陷的地方会留下积雪，白白的一小堆一小堆。我才意识到好久没有喝水了，就开始吃起雪来。这雪看起来白白的，但里面全是细细的沙子！无奈渴的没有办法，只有继续吃雪。牙有些受不了，化了的水也很冰凉，但没等嘴把水温热，就咽到了肚里。越喝越渴，喉咙很干，好像在喝海水的感觉，只能控制自己。*

经过一段河川的时候，车辙印突然消失了！我象发疯了似地到处寻找，也尝试用回字形寻找。各种方式都尝试之后，我不得不接受迷路的结果。于是继续向西。在我要决定再次开始挖坑的时候，开始抱怨上帝：“上帝啊！你是不是在玩我？你还不如不让我看到什么车辙，干脆让我直接挖坑得了！”结果神迹又一次出现，风骤停，车辙就在我身边。！！！！

*注：喝雪化的水太冷，刺激了喉咙，导致嗓子上火发炎了。





5月4日 晚上8:00—凌晨2:00

戈壁滩（5100米）

我再次继续上路，沿着车辙前进，又一次忘记什么上帝了。

这期间有饥饿的感觉，但很快就过去了，因为被恐慌压制。不过内心并不担心会饿死，知道身上还有一小袋牛肉干和一小块德芙巧克力以及两个茶鸡蛋。水也不是问题。

大约九点左右，天才开始变黑。我想起厨师给我揣的头灯，从胸兜里掏出来戴上。黑暗中也有大约三四次找不到路，然后又找到路的经历。依稀记得有个人陪着我在找路，走在我的后面。我还抱怨他为什么又找不到了，还居然称自己是“找路高手”？！我都惊异自己在那个时刻的创意。不过总是在找不到的时候，不经意间一扭头就可以看到车辙。曾有一次，我以为到了城市的马路牙子，因为觉得仿佛有摆的很整齐的水泥砖。结果仔细看，才发现又是车辙！

如此往复好几次，我也忘记走了多长时间。

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刻，是我的冰镐掉到地上发出的清脆声音叫醒了我。原来我站在一个未名高坡上，四周全是小碎石。我的头灯还亮着，我想我可能是站着睡着了，而且可能很久。因为那时候风暴已经停了，头上群星灿烂。*

当时我看了时间，是凌晨两点钟。

*注：当时没有意识到我有多么幸运：在暴风雪中睡着，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冻死！因为我没有睡袋、没有帐篷、没有保温铝膜。。。

我都不知道我是如何过来的，只有问上帝了。



5月5日 凌晨2:00—凌晨3:00

戈壁滩（5100米）

醒来的时候，意识到要继续走了。但当时困意十足，毕竟在过去的5天中，仅仅有8个小时左右的美好睡眠。

于是眼皮就禁不住合上，开始有幻觉出现。有一个幻境大约出现了两三次：我突然又找到了车辙，然后继续前进。跨过一个河谷，在不远的地方发现了村子。村口有粗壮的柳树，树下有辆长把拖拉机停着。两边是土房子，很多人拥在村口看我。有个人大概是村长模样，走到我面前说：“大本营已经知道你安全了，你就在这里休息吧，明天把你送回去”。然后是安排我住下。不过一种意识始终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告诉我：“我还没有见到小狼他们，如果睡过去，就死掉了”。当时很恐惧在这茫茫戈壁滩上冻死，而不是因为山难死在山上。既然没有死在山上，那么更不能因为睡眠而冻死！然而那个时候，困意太强了。我记得上述幻境至少重复了3次以上，然后是清醒，告诫自己还没有找到组织，还没有安全。然后是轮回，眼皮闭上，又开始幻觉。每一次的结束都很痛苦：为什么让我休息还让我站着睡呢？！！

另外两次比较严重的幻境是就在这坡地上就有人家，只是比较小，似乎是半截在地里的小房子。人也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只记得他们热情地说：“赶紧休息吧，明天赶路”。好像是说168元每间。我还有意识，告诉他们我没有钱，钱放在大本营了，问他们是不是可以睡在门廊里。结果醒来的时候，发现环顾四周，还是只有我和冰镐。困意最浓的时候，我干脆枕住冰镐，蜷缩在地上，睡过去（尽管我有意识我睡过去可能就冻死了）。结果当时还是被冻醒，回到现实，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能继续睡觉了，否则就完蛋了！

*注：很多例山难死去的人都是笑着睡去，我当时正处在这个边缘。暴风雪再肆虐多几个小时，我可能就真“挂”在那里了。



5月5日 凌晨3:00

戈壁滩（5100米）

终于在三点钟的时刻我完全惊醒了过来。打了寒颤后，我意识到天上那模糊的一条应该是银河了。接着就寻找北斗星，试图确认方向。

在这个时刻，我隐约发现远处的星星下面，有朦胧的光闪现，弱黄色，仿佛是营地的灯光。我稍微定了神，决定朝着光的方向走去，一定能找到人迹。那时，已经清醒了，不再指望给大本营的兄弟们一个奇迹，只是希望能够尽快回到他们身边，免得他们挂念。翻过一两个小山包后，发现对面的光线越来越明显，有两三处有亮光，而且有明亮的光浮现。

再翻过几个小土坡，我发现远远的山上有白色的灯光晃来晃去，想了想，才意识到我看到的光应该是汽车的灯光，它们正行进在盘山公路上。我的心头一块石头落下，那时我开始相信我应该有救了！也在那时，我才意识到我的胃已经有十二个小时没有吃任何东西。我掏出了身上的食品，清点了一下，有一包DOVE巧克力，有一包咖喱牦牛肉干。于是先掰开了巧克力，让自己美美地享受了两段巧克力。巧克力味道很美，却很难下咽，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咽喉已经红肿地差不多合在一起，咽口水都似乎能把喉咙口的肉球咽到肚子里，更不要说把巧克力咽下去！真的痛苦。

渐渐地，我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车辙，尽管时断时续，我相信这里距离公路不会很远了，我坚信我能够走出这片戈壁滩。又过了几个小河沟，我奖励了自己剩下的巧克力，就着雪，美味啊！伴随着痛苦。



5月5日 凌晨6:00

戈壁滩（5100米）

将近6点钟左右，我看到了一辆卡车。它出现的距离要远远近于我所看到的灯光范围，我向它冲过去，不时地挥手，用头灯照它，结果它还是飞快地逝去。后来我想也许是我的头灯把司机吓跑了？这也是未知。

我判断了它的前进方向，找最近的距离走到了路边。原来，这段路并不是青藏公路，是一条简易沙石公路。至此，我回到了人间。回头望去，来的方向山坡上有一弯美月，金黄明亮。

我在路上等了一会，发现不再有车过来，就决定自己先向灯光密集的那个山坡走去（我知道距离很遥远，但毕竟那里车多啊）。没走两步，我发现全身酸痛，也许一直的紧张让我忘记了身体的痛楚，等松懈下来，才感受到了次要矛盾。于是放弃了尝试，继续站在路边等待。

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我都快绝望了。这时，遥远的山际转来一束灯光，然后消失了很久，接着又出现在我所站的路的远方，迤迤而来。我当时有些失落，因为觉得这车好像是从青藏公路上下来的，与我的前进方向不一致。不过有个车路过，我至少能问问他们我在哪里，距离青藏公路有多远了。又过了大约十多分钟，车才沿着坡冲下来。我把冰镐放到地上，身后，怕他们看到不敢停车。然后翘起拇指拦车。

注：后来才知道那条公路是从青藏公路到黄河源头附近的一个县城曲麻莱的，平时都少有车走。早上6点到我所在的位置，意味着这车要晚上12点左右离开曲麻莱，清晨才能接上我。



5月5日 清晨6:30

简易公路（5100米）

车经过了我，但最后还是停了下来，是一辆白色双排座火车，拉了一车的油桶。我赶紧冲上去，跟副驾驶位置上的人说：“哥们儿，我登山后迷路了，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喝水了，你们有没有水？”他们的回答让我很失望的：“没有”看到我失望的样子，就接着告诉我：“啤酒是有的，可以吗”。我突然想起来我是没有带钱的，就赶紧说“我没有钱”。车上的兄弟们找了一会，递了啤酒下来。我接着问他们：“您们知道西大滩怎么走么？”。司机接过话来说：“这里离昆仑山口不远了，到昆仑山口就有很多车到西大滩”。我当时迟疑了一下，不过马上就问他们去昆仑山口的路是哪个方向（幸亏我问了，否则还不知道要等多久才会再有车经过这条简易公路）。当我得知他们的方向就是去昆仑山口的方向的时候，马上央求他们带我上车。然后迅速找回冰镐，到了后排就座。

这车其实去的方向是山里，刚好经过我所在的位置，却又不到青藏公路，在距离青藏公路5公里的地方把我放了下来。然后司机告诉我：“前面过了山头，就是昆仑山口，三公里路”。司机旁边的哥们儿说：“五公里吧”。司机嘟囔了几句，就掉了头，把我孤零零地扔在那里。车走远了，开进了戈壁滩，不见踪影的时候，我才回味过来：我应该让他们拉我到公路上，到了西大滩找人再借点钱给他们，省得我走剩下的五公里。

注：我又喝了几口啤酒，太凉，就扔在了路边。不知道还在不在了，可以做我遇到车的见证。



5月5日 清晨7:00—9:30

简易公路（5100米）

五公里啊！在平时，我大约一个小时之内可以搞定。但这五公里，我足足走了三个半小时。因为我的双腿都已经极其劳累，两条大腿根部的骨头似乎都快裂开一样难受。每走20步左右，我就要停下来休息，在地上躺一会，然后才能继续前进。

翻过一个小山坡，我就可以看到青藏公路了，车来车往，上坡的车慢慢地爬行，下坡的就一窝蜂逝去。中间还有一次看到火车穿越视野，相信是在试运行。这时起，我开始以为我到了玉珠峰东北侧的小路，于是判断我要继续向西才能到西大滩。（当时已经没有太多的智力了）

手机没有信号，所以现代化通讯破灭了，只有自己努力前进，希望能拦辆车回到大本营。但是我的双腿实在不堪重负，于是我且行且休息。后来干脆放弃了狂奔，心里惦记：好啊，让他们晚些时候知道，也可以更多回忆我好的方面。当时也想到是不是已经通知我的家里人，不知道我的家人是不是已经在来青海的飞机上。担心和无奈以及痛苦，一直陪伴着我。

那真的比痛苦还痛苦，内心在受着煎熬，却没有任何办法，只能一步步地机械地走着。。。



5月5日 上午9:30

昆仑山口公路边（5000米）

整整徒步了三个半小时。

当我的脚即将踏上真正的青藏公路的时刻，身后突然响起了马达的声音。回头望去，原来是大本营的中巴车来了！我在过去的每一分钟内，都期盼能有车搭上我，但却没有实现。而当我不再期望的时候，却来了！如同墨菲定律一样准时。它完全可以在途中接上我，而不必让我完整地体验5公里的折磨！但是，喜悦之情已经让我超越了郁闷，我骄傲地举起我的右手，摆出胜利的姿势。车上冲出了一帮的兄弟姐妹们，各个都眼里噙着泪水，向我扑来。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经历了昨夜长达十四个小时的暴风雪，以及十八个小时无法联系的折磨，居然在这里，在阳光明媚的昆仑山口，看到了活蹦乱跳的老铁!!!

车上一片沸腾，我简单告诉了他们我的经历，并且得知小狼已经安全返回，心里也就平静了下来。所有的人都沉浸在否极泰来的状态中，包括我。我一直用手机搜索信号，希望第一时间告诉青登协领导我平安的消息。这阶段我也得知关于我的山难消息已经满世界都知道了，包括中国登山协会的主席李致新，而且听说罗申教练已经在来西宁的飞机上了。一下子突然发现整个世界已经大乱的感觉。另外感动得就是在昨夜的暴风雪中，四位藏族兄弟和三位汉族协作都冒雪上去几次搜救，今天也继续在搜寻！眼泪仿佛凝固在眼睛里，内心的感激和内疚已经无法表述。

最早打通的电话是青海登山协会的李主任，他迟疑了半天，然后让我把电话交给司机接。当司机也和他确认我的平安后，似乎对面是无尽的沉默。

ALIVE FROM THIN AIR



9: 30
重见故人!





5月5日 上午10:00

西大滩（4100米）

我们在靠近西大滩的时候迎上了李卫东的吉普。见面的场景让我记忆犹新：他先是想踹我一脚，然后是抱着我把我摔倒了地上，再之后，就是长时间的无声的泪流满面，泪水哗哗的，一点都不夸张。仿若隔世的人，又见面。我反而没有泪水，估计车上的兄弟姐妹们有点痛恨我了。其实我一直没有恐惧的感觉，只有短暂的绝望以及活下来保平安的信心。



那一夜的风雪



5月5日 上午10: 30

西大滩（4100米）

过了西大滩不久，我们又迎见了青海登山协会主席邓海平。这个西北汉子也是见面就嚎啕大哭，我还是陷在重生的兴奋中。

邓主席也坐上我们的中巴车，让他的吉普车进山去大本营了。从他那里我才知道昨晚发生的事情：

晚上九点左右，刚刚回到西宁的邓主席接到了山里打来的电话，家都没有回就直接又返了回来。一路上安排各个政府部门：包括格尔木市政府、公安局、医院、武警战士等等。后来也给中国登山协会主席李致新打了电话，李主席马上安排罗申教练准备上飞机赶来救援。

今天早上，一个连的武警官兵、两辆急救车、数辆公安局的警车。。。都在开往这里的路上，被我的电话给拦了回去！





5月5日 晚上12:00

格尔木（2800米）

回到格尔木大厦，休息、洗澡、晚饭。。。怎么过的，都没有印象了，心里只惦记小狼怎么还没有回来。

晚上12点，快要睡去的时候，听到走廊里一片喧嚣。出去看，果然他们回来了，还带了两箱啤酒！西北人能喝，又刚经历了生离死别，看来当晚是不醉不休了。

我和小狼以及几位协作开怀畅饮，一边喝酒一边流泪，最后也分不清是酒还是泪水，只记得极度的开心和满屋子啤酒混着臭袜子的味道。。。





时间时间表

5月4日	凌晨5: 00	起床、早餐
5月4日	凌晨6: 00	出发
5月4日	上午8: 30	到达C1
5月4日	上午11: 00	到达乱石坡5900米
5月4日	中午13: 30	雪中登顶
5月4日	下午14: 00	老铁与小狼分手，小狼下去探路
5月4日	下午14: 30	老铁独自下山、小狼滑坠
5月4日	下午15: 30	老铁下到山脚（东坡）、小狼遇到藏民
5月4日	下午17: 00	暴风雪下山，C1协作上山营救未果
5月4日	晚19: 00	小狼到大本营，老铁迷路中，协作山上搜救
5月4日	晚20: 30	老铁迷路中，协作山上搜救
5月4日	晚22: 00	格尔木团队到达大本营，协作山上搜救中 北京中国登山协会主席李致新收到信息， 安排人员参与营救
5月5日	凌晨1: 00	西宁团队途中，协作回到大本营
5月5日	凌晨2: 00	老铁途中睡着，并清醒过来，做异梦
5月5日	凌晨3: 00	老铁开始向西走
5月5日	凌晨5: 00	老铁见到山上车灯光
5月5日	早晨6: 00	老铁遇到一辆运货车
5月5日	早晨6: 30	运货车载老铁一段，徒步走向青藏线 大本营搜救工作继续
5月5日	早晨8: 00	西宁团队离开格尔木，途中 大本营留守队员乘中巴离开 搜救人员发现老铁下山足迹
5月5日	早晨9: 30	老铁到达青藏线，遭遇大本营中巴队员
5月5日	早晨10: 00	中巴途中遇到西宁团队



我的服装清单：

这次化险为夷，我的服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冲锋衣：OZARK 2005最新款GORE-TEX XCR

冲锋裤：GORE-TEX 冲锋裤

抓绒衣：OZARK WINDSTOPPER

抓绒裤：WINDSTOPPER

保暖内衣：SUB ZERO(英国)

登山靴：KOFLACH

羽绒服：MOUNTAIN HARDWEAR

袜子：OZARK COOLMAX 登山袜两双

险境的数字：

登顶时间：6个半小时

下撤时间：1个半小时（从顶峰沿东坡下到戈壁滩）

14小时连续暴风雪，风力10级左右

我穿高山靴，从3日早6点，走到4日早9点半，约27小时

从4月30日早7点到5月4日早10点，120小时中，仅睡7小时左右（其余时间都消磨在无边的高山反应中）。



后记

2007年的5月，老铁带领一个小团队，回到玉珠峰，准备拍摄记录片的山地资料。在大本营，采访了当年在现场的藏族协作、大本营队长王睿等，留下了一部分视频资料。

老铁和摄制组也回到了当年发现尸体的地方，尝试回顾还原老铁在暴风雪中的足迹。一个惊人的发现是：当年老铁在凌晨2点从梦中惊醒的地方，距离大本营不到一公里，而且就在大本营下方的冰河岸边！如果当年老铁在梦中直接睡过去，那么第二天。。。

这一切故事、资料等，都是参考。我们无法解释的，是在大自然强大力量的背后，掌权者是那位自古即有的上帝！

这也是老铁在遇险后，很快受洗，承认耶稣基督作为救主的唯一原因。小狼还没有接受这个福音，老铁每次见到小狼都会分享福音的奥秘。

相信有那么一天，小狼也找到真正拯救他和老铁的救主：上帝。